

肅宗朝

輯要
十一



朝野輯要卷之十五

肅宗朝上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啓

休篤慶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諱燾字明普顯宗長

男明聖王后以辛丑八月十五日誕生于慶熙宮會祥

殿丁未封世子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即位于昌德宮仁

政門己亥入耆社癸巳以即位四十年上尊號顯義光倫

睿聖英烈庚子六月八日昇遐于慶熙宮隆福殿在位四

十六年壽六十英宗己酉定世室癸酉追上尊號裕謨

永運洪仁峻德丙申加上配天合道啓休篤慶○粹容二

本奉安于昌德宮璿源殿江華長寧殿又二本奉安于璿源殿及永禧殿○有三男二女○明陵高陽敬陵同岡甲坐

妃先烈宣穆惠昭孝莊明顯仁敬王后金氏本光州領敦寧

光城府院君文忠公萬基女 顯宗辛丑九月三日誕降

于好賢洞私第辛亥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甲

寅封王妃庚申十月二十六日昇遐于慶熙宮會祥殿壽

二十癸巳 延上徽號光烈 景宗壬寅加上孝莊明顯

英宗癸酉加上尊號宣穆丙申加上惠聖○誕二女早卒

翼陵高陽敬陵同岡甲坐

繼妃孝敬淑聖莊純懿烈貞穆仁顯王后閔氏籍驪興領敦

寧驍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女 顯宗丁未四月二十三

日誕降于盤石坊私第辛酉封王妃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

辛巳八月十四日昇遐于昌慶宮景春殿壽三十五癸

延上徽諱孝敬 景宗壬寅加上懿烈貞穆 英宗癸酉

加上尊號淑聖辛巳退慕洞誕降舊基建閣豎碑御書仁

顯王后誕降舊基八字丙申加上莊純○無育○明陵大興

王陵 同原

繼妃惠順慈敬獻烈光宣顯翼康聖貞德壽昌永福隆化徽

靖定懿章穆仁元王后金氏籍慶州領教寧慶恩府院君

孝簡公柱臣女 肅宗丁卯九月二十九日誕降于順化

坊私第壬午封王妃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癸巳上尊號惠
順 景宗朝加上慈敬 英宗丙午加上敏烈庚申加上
光宣顯翼丁卯加上康聖辛未加上貞德壬申加上壽昌
癸酉加上永福丙子加上隆化丁丑三月二十六日昇遐

于昌德宮永慕堂壽七十二丙申追上尊號徽靖○無育○明陵大王陵右

男景宗大王 玉山府大嬪張氏誕生

英宗大王 毓祥宮和敬徽慎安純 綏福淑嬪崔氏誕生

延齡君 日嬪嬪朴氏定娶 判書金東弼女

甲寅八月 上即位先是壬午間有謠曰歲起振提以割

德王至是 上年十四蓋振提寅割德十四也○九月初

四日夜城內訛言猝起人民法之轉相叫呼達夜奔避街
路填咽到曉未定○是年三月仁宣大妃昇遐大王
大妃服制初以期年更以大功改付標七月因都慎徵疏
乃以期年為定禮官受譴領相金壽興付處八月顯廟
昇遐上嗣位九月郭世楫疏論宋時烈十二月持平權
愾李汝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掌令南天漢等啓宋時
烈罷職昂允又啓削黜即允許穆大司憲除授尹鑄金
壽弘掌令除授洪汝河司諫除授判府事鄭知和大提學李
端夏修撰李寅煖疏救宋時烈并嚴批救宋儒生李世弼
李萬謙等并被罪

詳見已亥
服制說

乙卯正月十二日辰時營頭星出自坤方天中隕于西北
方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十四日午時營頭星又出
自天中隕于北方狀如瓶尾跡散落如火焰色有聲是日
午時危山縣白氣如流星頭大如盤尾如彗星又天動聲
如大砲群始自北方止於東南間群動移時人家動移禽
獸驚奔盡鳴飛走又白虹貫日○上下備妄記曰孤以冲
年丕承艱大之業天災地怪疊見層出貫日之變又見於歲
首此乃孤以丕德上不能格天下不得民以至於此詩云
曠鳥爰止于誰之屋今日國勢政如此也修省之道可不
勉哉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以補小子之不逮且朝著

不能與協相為攻斥未有甚於近日不可不責勵羣工此
一款添入草教別為申飭○疏決時付處罪人金壽興定
配罪人張應一門熟罪人李翻柳之茂李光迪并放△宗
陵守陵官狀啓有荒唐人自陵上來捉問則自稱犯死罪
而朱紅盤生梨一箇文魚一條紫檀香酒數杯各盛一器
設祭後隱置床石下問其姓名則稱以救夫而剪其髮有
同僧人云△設鞫正刑△南天澤李壽慶等合啓宋時烈
極邊遠窳依△宋後吉追削不允李惟恭削我依啓教
官黃世禎鄭祥龍柳弼明等以救宋時烈并投畀時尹鑄
為大憲啓李惟恭李翔并遠窳沈檀又請宋後吉追奪允之

掌令趙嗣基啓閔鼎重李端夏并削黜宋時烈荐棘七月

南天澤李頤茂告廟之論權璫安如石立異其論遂止詳見

已亥服制諫上引見領相許積等出示一幅圖乃滄波萬頃泛

一葉舟也教曰舟無維楫中流遇風必有傾覆之患此可

推於君道矣圖上有御製文曰治國之道有五一日好

學問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其過五曰賤寶

貴賢許穆上釋五事目

尹鐫上疏曰孝宗大王以第二嫡子不克於廢子之名

賤降之禮也菟神人之憤矣但王朝之禮既尊居九五則

不論內外親戚去廢皆服斬雖母后之尊與天下同其服

此天地之常經也。許穆尹善道所謂正體三年之說，是以
破宋時烈等體而不正之說。然臣謂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然則在前孝宗大王之喪，大王大妃之服宜在斬衰三
年之科。往者不可延，唯大王大妃之於先大王之服
尚未盡正。蓋先大王之於大王大妃，雖若孫服，替年
之列既居君位，履尊位則當服斬衰，不宜更在齊衰也。大
練之時改服斬，以終三年云々。領相許積，叔母后之於國
君其尊既同，則宜服其服。所謂五屬之親，恐不並指母后
言也。右相許穆議尊同則服其服，君臣之義雖嚴，父子之
倫何可廢。天子諾，侯絕，傍替尊同則不絕，則無斬此。

喪服之六義也魏晉故事皇太后以下皆為天王斬尹鑄
博於禮者也言此禮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傳曰 大王
大妃殿服制以斬衰定行今月十八日練祭受服事言于
該曹大臣六卿引見尹鑄其許積許穆逐条論辨於榻前
鑄曰母后亦在五屬之中又引馮太后殺其君之說以為
母之於子亦有臣道積曰子無臣母劉侍讀之言是矣穆
曰雖有天顯之親未聞父母為親屬也父母之為五屬斷
無是理也鑄曰周禮經文父母似在五屬之中積曰此乃
鑄自做之言五禮儀只言外表斬母后為國君斬見於何
書耶鑄之意為長子斬以將傳重也已傳重者不可以是

班之今若欲以已傳重而增其服則太后之於皇帝猶可
增齊至斬上皇本是斬服更何加焉今日已傳重服當加
云爾則禮所謂母為子不得過於子為母之義將無所施
又曰先王釐正者釐期年之誤及齊衰三年之正也今
若舍先王已定之齊衰增至斬衰則竊恐先王釐正
之本意歸虛可不惧哉金錫胄熙李堂揆李德周等皆同積說
備忘記初欲以斬衰三年略倣古禮矣今聞大臣諸臣之
議終無明白可據文大玉大妃殿服制勿以斬衰磨鍊
左庵集曰厲之必至斬衰之說蓋以儀禮為長子三年既
既終有窒碍不可為定論厲是渠輩中稍黠者而有見于

此故一掃彼此之說創出斬衰之論及積等攻鑄斬衰之
論則其為說皆用先生此同春說其必有知識者莫不笑
之

領議政許積特拜都體察使募四方驍勇召集京師眉叟
託言曰樛上政弊疏曰四方無虞而置體相開府王城以
專制四方此何事也積遂辭謝乃罷未久檮白上復為
之樛又陳師旅戒劄曰臣聞承旨尹鑄疏陳大義一邊清
議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臣留憂之此天下之大事也
大義也大言也然所大憂者王者之師出於萬全試現今
日我之兵力削弱不此之戒反速國家之大患况奴與我

地利長技各不同者乎

夏竦獐坪子福昌君楨福平君種○弔祭勅使遠接使吳
始壽回還奏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諸譯曰皇帝以先國
王有沉痾疾而事大之誠不替受制強臣不得自由故特
用異制賜祭二度黃監尹皆亦見孝禮聞此言云○皆上
疏自下其不聞臺諫論皆証罔竄之○朝野僉載曰時議
皆以為始壽自做此言謀以擠陷曩日富國亦証及乾朝
而皆不敢言 慈殿聞之駭痛 下教曰諸臣曾為 先
王臣子何敢無辨遂命大臣往詰通官言語所出而始壽
慙依幻惑之端露矣已而國舅金佑明疏論楨與官人交

通之狀請其罪尹鐫許穆求對至以寃問反罪為言國舅
待命 慈殿驚痛返輿 上夜御宣政殿西廡 上東向

坐 慈殿蔽牖而坐閣內召大臣卿宰 下教楨榘事非

朝夕之故 先王亦嘗言之皆有明證於是 上鞫問宮

女皆首寃楨榘始訟勘處 慈殿又勸 上寬楨榘罪楨

榘并其宮女只胤配○監司吳端吏奉百齡子也男挺一

挺恒挺締挺昌婚媾坪大君挺恒男始壽媾坪男福寧君

梢福昌君楨福善君栴福平君榘○眉叟記言曰金佐明

劄言曾母孟母之諭其言意內庭有間言不悅於 慈殿

云穆與吏訟尹鐫應教李夏鎮校理權愈請對頌相許積

亦入侍務曰臣聞佑明上劄 上出示大臣而臣不得見
請見其劄 上乃示之仍進曰佑明疏中云二 慈聖預
臨國政 殿下不敢受命帝王之大孝也至於朝夕奉養
羣臣咸仰 聖德佑明聞細人謔言上此劄請與佑明相
見明辨然後謔言不行中外之疑釋然矣 上良久乃許
之令召問政院佑明不來 上命廷夕復召大臣諸公卿
金錫胄不進 慈聖出御外殿 上以小屏隔之 慈聖
大聲光良久左右驚惶因措佑明疏中又有福昌福平二
公子出入禁中私好宮女之語前夕二公子皆被繫明日
上命赦出曰誤聽人言骨肉之親至此廷悔大慙在庵年

譚曰初國舅金佐明以隧道事怨先生癸丑請對斥先生
又於鑄穆楨榘之構禍也頗有甘心及鑄穆勢張楨榘居
內相應窺覲不軌國舅始大悔前非疏散楨榘紅袖之度
鑄穆等請對伸楨榘欲反坐國舅於是王大妃與上
夜御殿庶呂積等痛哭言楨榘等不道狀楨等遂寗而國
舅得免未幾楨等以鑄穆言放還蓋放肆為謀日深國舅
憂憤縱酒仍以不起大小法之密言及起朝夕云○國朝
典謨曰金佐明劄楨凡弟出入禁闥醜聲聞外乃使各殿
紅袖至有二子之人云福平福昌及內人常業貴禮鹿獄
納於箇之發明判付內信聽人言至使骨肉至親陷於不

測不勝痛泣并為放釋翌日夜對許積權大運柳焮然張
善徵等入侍上張燭坐閱內有哭聲積曰此必慈殿
親臨臣等當退殿下入內息慈殿止哭後當入侍
上入內而哭止諸臣更入則慈殿教曰先王於福昌
兄弟眷愛至篤無異同氣一日與諸公主區處仁宣大
妃私藏之時見福昌與常業殊常之色恐為禍根欲為處
分遽爾昂選予自內窮該常業則以為仁宣初喪福昌
以襲歛執事展鋪衣裳之際潛握其手又於發引輪輿排
設時落小紙盡道相思之情終至見逼云貴礼水母也福
平每索茶水仍握手而戲厥後移殯時會祥殿月廊侵逼

見從云此等事。先王及予所親見聞而主上幼冲不知予恐宮闈不嚴果告父親有此陳劄主上自幼與福昌情厚不以予言為是乃以信聽人言陷於不測為言此予痛心者也積曰慈教明白更無可問當決案取招矣慈殿曰遠地定配可也○黃江問荅曰甲寅以後諸福與清風金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潛奸宮女將有不利之漸明聖王后雖知之以清風不應末如之何時有許珽者即仁祖龍潛故人許啓之子而長安大俠也一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而內西也與公為偏論可乎仁祖氏吾父之別交仁祖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乃世交

也子孫單弱不謀朝夕吾以是憂之仍涕泗滂沱清風聽
之忽思 聖體幼弱多疾且無兄弟親子彼諸福諸南日
與相結遂感悟即入白楨榿交通宮禁狀仍囚楨榿杖宮
女宮女自服時諸南以清風誣服宮女欲殺王孫云々而
有反坐清風之意許積以首相入告諸福曖昧清風誣陷
明聖在帷後大聲痛哭叱曰汝敢以吾目睹事為曖昧耶
積惶恐失措乃請罪諸福而出明日尹鑄洪字遠啓曰管
束 慈啟不使預政云管束二字極其凶慘故出世文字
改以照管動靜矣趙賊嗣甚至此之於文定 王后若使
此輩逢延時日則安知不有幽廢之事耶

丁巳因旱求言右相許穆請世龍婁許令任便居住楨桎
以周禮議親之辟請寬赦上命赦之○幼學朴憲疏求
時烈收引檀弓先子游衰之說外眩人目內實有所附及
尹善道微露其心迹而趙綱柳世哲疏中益彰其凶詬自
知終難掩覆陰喉鷹犬請焚疏請按律欺蔽天聰至於病
明繼照之初又蒙恩顧之典則以為又可試於幼主乃
曰先王之所以照其肺肝者必由於數三公子倡為陰
險之說以為網打之計及聖明洞燭渠遭竄逐則飛謗百
計窺覘內外內以驚動慈聖之心外以疑惑殿下之
聽及至楨桎等自陷於罪則又欲乘時搆誣以售前日之

詐時烈不欲歸宗統於孝廟而使殿下不得為宗嫡
之主其心不可測云々許積劄曰憲疏乃指聖上以德有
所愧詆臺臣以先探上意欲激上下之怒逞必殺之詐
此何意也至於先王照其肝肺必由於數三公子之說
豈非詖疑之甚乎又曰肆為潛通之說徑加於慈聖之尊
其為不敬有非言及乘輿之比也此人短於文舉業亦不
成樣云拙致政院使著文字則事狀必露矣荅曰憲疏陰
險不覺驚駭將欲究問慈殿以諺下教藥房曰生固無
益之人至今生存不忍聞之辱及於先王且以予之故
貽害主上盛德者多只望速死而歸承旨李弘淵啓朴

憲依君子例坐於庭下出題以給不但震作寂甚以代括
毋上書為題乃挿入渠前疏渾合為文大臣所謂短於文
者似宋狀矣傳曰昨年先王親考禮經釐正大禮宣有
二三公子論於其間之理乎況內以驚動慈聖之心者
尤極痛惡拿囚指喉裂紵之人鞠問以啓承旨趙嗣基疏
曰慈聖之所未安者在於妄進疏之一升憲則雖置壘
辟不足以贖其罪也然語及先王慈聖者其意蓋言外
間造言傳說者之無狀非敢自欲非毀先王慈聖則其
誹謗者有異也若一向重治則徒快外人之心適足以啟
怨於慈聖也傳曰趙嗣基敢以人子不忍聞之說加之

君上營救危險之人削奪官爵△判府事金壽恒疏略今日朝廷論宋時烈之罪以執國命作威福為罪案至曰人主不敢正其罪向者臣強之說散於北譯之口君臣上下莫不憤痛將有卞誣之書既曰臣強則主弱在其中也其時慈聖教曰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似者慈聖所以痛恨先王之受誣者亦在臣強二字矣人臣之強孰如執國命作威福哉然則今日當卞之誣不在異國而在於朝廷之上也又曰金佑明劄陳只是至誠憂愛之藪殿下受而自反亦察其無他至請旨致而庭詰有若置對鈎問者然此何意耶芴之家人豕女正位內男正位外甚

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視此則男女內外之
位非母與子之謂也以此援喻固已悖矣至於不肖過之
說尤非臣子之所敢出口者指斥慈聖之過於嚴下
之前是何合義猶且假借曾不嚴斥如朴濼革固不足怪
也所謂內以驚動慈聖之心者其言大不敬未知何人
以何說驚動慈聖也不可不嚴鞠得情況慈聖下教
有非臣子所忍聞者而趙嗣基之公然投疏至於啟器
慈聖恐動君上可謂無忌憚之甚者嗣基被譴之後在濼
之徒沆可必誠而不許賞救至於合辭請釋為濼地則至
矣怖不為慈聖地乎又言楨榘亭答曰劄中所謂徒急

於罪時烈而不知其言之侵犯於君上云者在極驚愕
又曰至有勸殿下以照管慈聖之動靜云者在不勝
駭痛也是將欲推間予母子乎母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以
萬之不近理之說詬辱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楨
榘事雖有罪久竄遠地慈聖特欲放釋仰體至意返之
京第楨榘所犯不過持身不謹而已時烈身犯一罪卿反
伸救一罪之人欲使我骨肉之親陷於不測之地卿雖急
於救黨何面目復謁西廟於地下乎大臣如此予案痛
國家之將亡也大憲金徽正言李瑞兩持平李沆刁諛李
沃等合啓罷職 荅曰金壽恒妄君負國之罪不可不屏

諸裔中道付處合啓遠胤依允○老庵年譜曰自 慈聖
處置楨榘等事凶徒忿懟且意 慈聖扶護士類大忌之
乃生弘曠詐鑄勅上照管 慈聖動靜字遠疏論 慈聖
痛哭事以為使不負過壽慶構疏請 上與 慈聖異宮
疏未果上而傳訛喧騰朴憲者疏侵 慈聖金公劄辨被
凜然凶徒之詐賴以少沮先生寄詩曰一柱亭二碑立時
狂濤怒觸未曾歇休言東魯斯文表贏得千秋水賴之○
朴憲原情宋時烈等以為已亥設禮之後尹善道趙綱柳
世哲諸人相繼陳疏終不得請而 先王末年自然寬愷
者必有數三公子出入禁中文相浸潤之致云々愚意竊

謂渠何敢做出浮言以累我 先大王之盛德乎書其情
態欲爲上達文短所致指詔若濫其政令必由某宦侍之
說頃聞鄭維岳之疏雖不在傳 旨中偶然插入云云判
付內 先王親考禮經可質神明有若 先王追然不知此
必由於二三公子之說豈敢有加之於先王之理乎至於
某政令必由於某宦侍之說在極叵測各別嚴刑鉤問以
啓右說政許穆劄曰憲敢以閭里之言上涸 天聽詭犯
慈聖罪罔罔赦二三公子浸潤之說政由某宦侍之說雖
憲慌恟失對實非憲自做之說以此罪憲亡亦寃矣吏判
尹鑄疏憲者么麼人其言謬妄退之可也斥之可也乃詎

之如巨姦大盜干國之紀者過也又曰趙嗣基問外間謠
言之因極欲一言陳告於 聖聽辭不達意若以是謂之
恐動 君上臣知其寃矣工叅洪宇遠疏家人云云又曰
不貳過之說只是微有差失之謂此顏子之幾乎聖也臣
愚死罪以此望於 慈聖宗出於矮蟻之忠今乃斥之謬
妄臣不覺氣短而心寒也○朴德刑六次不服判付內特為
定配

六月尹鐫喉鄭之虎又以釐正邦禮告 廟事復發論特
進官李元楨 造啓請告 廟曰若不殺罪魁告 廟
有何難云云判樞鄭知和劄只行告 廟不必加律萬云

無理之說云々領相許積曰告 廟不當誠如 上教云

左相權大運右相許穆等連請趙嗣基李鳳徵柳命天

等疏請儒生李洙蔡恢胤等并疏請 上終不允

詳見已
夜服制

○龍庵年譜曰告 廟之請其意不但在於宋時烈將并

殺說禮諸臣以及國舅仍以上及 坤殿尹樞倡率七百

餘人上疏痛陳之封章詣闕也市民輩為之掃除街路加

額稱勤云凶徒力請遠竄尹憲卿等數百人又跪下被竄

初鑄積等陰結楨樞而以國舅金萬基及金錫胄未敢遽

動謀所以雍間東朝動搖長秋穆建親耕親蚕說蓋親蚕

取蓋親蚕則當備嬪御欲進擬昌女以番壺位既備壇墀

忽大雷雨蕩裂。上震恐事遂寢。凶黨又以禮論殺宋時
烈國舅次第就戮。可及於國母使鄭之席。發告。廟論國
舅與詔諸臣并待令積。筵白。詔禮之臣雖有罪比之罪魁
有差待罪不當矣。金錫胄入對曰。昨見李元禎極言金壽
與待罪之非。臣則以為不然矣。人臣罪名。闕宗社則固
難容。貸既發告。廟論則安得無待罪。○前後論。啓。元庵
人。李元禎。吳挺。韓鄭。楹。趙嗣基。沈檀。柳命天。吳始。壽。睦。林
儒。裴正。徽。李莘。鎮。崔文。混。金儁。相。趙祉。錫。尹。以。濟。睦。天。成
權。大。載。李。混。金。總。權。瑛。李。憲。賓。閔。黯。李。瑞。兩。俞。夏。益。李。宇
鼎。李。沃。睦。昌。明。金。徽。等。及。儒。生。則。黃。錫。薛。居。一。朴。之。德。盧

灑蔡悌胤李頤徵李震翼李在憲薛奎鎮趙守善許棟李濟
等○前後救危庵人判府事鄭知和兵判李尚真大成南
九萬修換任相元承旨安禧豐陽君張善徵校理尹趾善
修換李煥司藝金益廉教官黃世禎掌令趙嘉錫校理
崔錫鼎兵判金錫胄等儒生則李必益李世弼李萬謙李
震棧朴泰斗鄭祥龍李萬亨柳弼明李永敷羅重紀尹憲卿
尹穉尹夏柱蔡河徵李東亨等

并詳見已
交服刑訖

十月增廣會試應辨所以試官意啓曰以羨疾不知惡石
出賦題則良久舉子幾半起立此題不可製請開門出去
問其由則答以有觸諱為言不為改題明有事目而不得

已改題敢落翌日右相許穆疏曰左傳引喻專以捨長立
弟為非矣今其用意顯然貶非先王釐正之意抑何意
也判禁閱應請對試官當嚴處上曰朴泰輔以最主試官
抗廢長立少之文極為痛駭迺遠定配試官李正英李弘
淵尹深睦天成金稔李華鶴寺勝不致察並徒年定配監
試官柳廷輝申漆削忠會試罷場○咸安幼李鄭肅耆疏
臣千里赴舉見試題不勝驚愕時烈眩亂宗統殿下終
闕告廟之典黨惡之徒探視聖意窺覘多士前之權
斗紀以大哭明倫堂出題鄉解今之朴泰輔以義疾惡石
揭題會試既試於一道又試於一國倡前繼後固有紀極云

戊午冬 命兵判金錫胄司直李元禎巡審江都定尊塚
處四十九所

己未三月 命前水使李儁領諸道僧軍尊塚於江都
有人投書曰今諸公下令軍中急督入城之後昭顯之孫
臨昌君師慶安君子時在安東坊真聖人也宗統也今日
朋黨之禍以宗統之失序也諸君若立此君為萬世之功
云云儁送其書於兵判金錫胄云云上達命搜捕先是生
負宋尚敏備述札詔始末作一冊子悉陳鐫穆等奸狀鞠
問杖斃至是大諫權大載司諫具奎正言李玄錫執義宋
挺瀛掌令趙祉錫持平裴正微等啓以門徒所進之冊子

江都所投之函書若合左契時烈之肝肺畢露矣請移絕
島嚴加旃棘以折奸萌依啓移巨濟權大運啓時烈必有
徒黨往來交通路由統營嚴飭統使把守諷察俾子孫奴
僕亦不得出入焉○許積啓一種邪說猶未止息使兵判
金錫胄作為禮說以為傳布之意曾已定奪而錫胄論此
禮極明透可以破時烈四種之悖說速令憑考宋尚敏所
進冊子一二打破曉諭中外 上曰推鞠究竟後製進可
也○庭鞠辜儒刑二次不服辜進彬刑一次不服○廣州
出身李仁微捉得凶人李有湏刑一次承服有湏子弘道
承服弟有信刑四次承服同黨鉤悶壓膝有湏弘道不服

弘祖刑二次不服弘式刑二次不服李儁物故有澆特為

減等邊配弘祖依法處斷其餘株連施法有差宗室

焜

昌臨

焜

城臨

兄弟安置洛州○傳曰李仁徵同知擬望有瀆

田民仁徵處賜給○許積啓劇賊既已定法不得不先廟

須教權大運吳挺緯李元禎鄭樞崔文混趙社錫睦天成

合辭請之金錫胄曰既已治逆則告廟應行之典矣

上曰舉行權大運曰須教大提學金錫胄當製進以時烈

輩所倡宗統猶統之說釀成此變之意措辭宜矣上曰

依此為之傳曰宋尚敏逆律施行既下教弟子孫族屬

應坐者并禁錮可也○告廟文畧書自己友奸臣亂統以

嫡為庶指長為衆敢引四種至引襄元殿上降尊孰不可
忍皇考斯痛批礼正訛荒爾小子先旨是承屏竄巨魁典
禮乃明顧彼稔惡不少恢改今茲有湏乃其羽翼投書逆
僞滿紙凶言既有內番且要外援誑誘緇徒期日犯京幸賴
點佑罪人斯得云々權璫製進△須教文畧祗緣大慙之
因悛以致邪說之益熾夷倫斃絕終為無父無君之故履
霜堅水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矣黨與之煽動果然建節
之釀成此三句李夏鎮逆賊有湏鹿島將而丐糧密結外
援之勢托材媪而投牌肆葢內番之謀拊援近親而欲移
乎宗祏祖述謬禮為亂於邦家帝王宗統之莫嚴乃敢

謂之失序城闕稱兵之不足又輒謀以不軌至欲加害於
諸臣乃其逞凶之餘事已將有瀆依法正刑云々金錫胄
製進錫胄在江都上疏頌教文與臣所構大不同仍冒臣
臣名此正張三操刀李二償命事甚乖戾云々○大諫崔
文湜持平李漢命敵納李華鎮等合啓宗統失序非有瀆
之言乃時烈之言也今已告廟請時烈換律柳命天沈檀
吳始壽等劄請許積權大運閔熙睦未善許穆等連請臺
啓凡五十七度上終不允乃停○嶺叻李顯命等疏時
烈以舍孫立子譏仁廟冒竊愛國貶孝宗飛書諍上
絕頭廟云々○時城內把子屢檣掛匾名書曰南黨泗

濁丑類怨恨人心散離國事無津宗社危急天意未定又
曰大變已迫於初九日又列書中人為謀逆其下有北部
私奴居昌捉之之語○權大運啓云徒將蔑者豈欲使國
家知之不過怨國之徒為之而師期在於明日云其書居
昌者跟捕為宜矣後捕該居昌其事歸於尹鑄門客李煥
：能鞠承款鑄上密劄救之許積等雖斥煥為奸惡而終
為鑄遮護其事遂解於是人皆疑鑄之所嫉也鑄上密劄
曰昨日掛書第一告變書國之大事不容緩視也乃其不
出於晉王氏之親唐懷光子為國之心又安可知也急為
應之○道大修警備設扈衛急卒如唐家故事以鎮危疑

九榜中所出諸臣將兵在賊者即易置之以待事之究竟
幸甚又上密劄曰竊聞大臣以泛然匿名書陳達不欲上
取覽上問誰某在書中而弗不對云此是何事乃若是
也至於將兵卒典宿衛鑄畿輔之臣亦不改易使之晏然
在賊且豈宜使名在書中之人按其事而究其虛實乎願
即命政院謄上榜書特賜指揮方今奸人潛伏國勢危急
宜默視審察斷而行之抑其書中有忠孝欲告而不忍其
親之心今若能發告不坐其族之意榜示都中此亦顯
忠發奸之一事也○朝野僉載曰此兩劄庚申命下鞠廳
鑄以為有司測之變請守宮城又引武元衡事請護公卿

家又以為湖西地聚黨千餘人請密諭方伯譏察蓋為恐
動之計也時又有湖西儒生蔡軌夏李之璘等六十餘人
疏以為越海招寇指日犯闕放火宮城又以為逆黨滿中
外不知何限湖西一路已過半矣云々○許穆劄論許積
罪 上嚴批穆出城朝野僉載曰初許積尹鐫等密設假
托大義設體府於積家園邊積為都體察兼摠兩局旋罷
再設稱八道兼管內外締結柳煇然擅設私兵與群不逞
日夜謀議又廣募力士窺上動靜調察朝紳積有孽子陸
籍其父勢放恣無忌掠人妻妾畜之家內憤其妻妬將手
殺之并歐其妻之兄為國舅金依明妾者折齒毀傷踰哭

載故人言籍甚莫敢誰何尹鑄亂斫三角山松千餘株營
屋村人莫敢發左尹南九萬上疏極論之上驚駭令嚴
覈堅乃下獄鑄亦被覈鑄積疑懼權大運等請竄九萬判
樞許穆劄令領相許積權位既盛締結戚里以為形勢宦
侍貴近結為密密同上動靜以為迎合其庶子堅所為多
無狀莫之禁因南九萬之疏事始發而專掩匿之九萬竄
堅卒無事門庭如市賄賂相續云云上嚴批又下聽人
指嘆使之首寀之教穆再劄待命昂出國門左相閔熙白
上竄權大載權璠李鳳徵李沃等四人△傳曰大諫李夏
鑄敢以延配為過君而托以為儒賢請留隱然伸救被罪

人分明護黨眩亂朝廷出補晉州牧使初許穆劄請以鄭
太和議禮忠廟庭配享至是還配而夏鑄疏論故也

庚申三月備忘記艱虞益目訛言沸騰輦轂親兵之將不
可不以國之至親界之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除授副將節
日受符中汝哲為摠戎使亦於昂日受符柳鼎然副將始
為解任又教曰私意大行注擬專用一邊吏判李元禎
始先削奪門忠領相許積左相閔熙右相吳姬壽等辭疏
并許遜量移罪人金壽恒放釋傳曰金壽恒為領相左
贊成尹鑄甲山園籬安置△許積度子堅宗臣構謀逆伏
誅積炳然賜死并誅白瑞等時鄭元老姜萬鈇李元成

等因金錫宵上愛諸賊伏法錄曰義效忠炳幾決策保社
功臣大人金錫宵金萬基為元勳○黃江問荅曰諾福瀆
堅主上不諱則使我為嗣兵判汝矣堅喜祭天為誓清
城密知其機遂成獄○光城謚狀曰甲寅群奸以鑄積為
領袖楨栱為奧援遠竄屯裔凶謀潛滋寂忘公及清城必
欲去之丁巳建親耕設蓋親耕則斥親蚕_二則當備嬪
御欲媒進吳擬昌女以動搖長秋及壇燁_二日天大雷雨
上遂不行親耕既不成則_二先廟之論又作欲加律議禮
諸臣因以危逼長秋上竟不從_二先廟之論戊午積以
其黨擬御將上不用積子堅奸騙良家婦驗治得寤_二

黨反其獄積乃大恐父子潛謀鑄元禎請設體祭積統兵
權召募壯士置麾下訓將柳焯然以積黨受堅旨設伊峽
屯兵又制胡服詐甚叵測建柎兄弟與宮人淫得罪遂怨
東朝其母黨挺昌等為羽翼見上冲年多疾乃覲覩非
望置玉者服使術士鄭元老崔晚悅為望氣之說以惑人
聽柎與堅為鉄等歃血同盟因有禎去書請加律左倫
上從之庚申春堅柎等反謀益急伊峽兵指日將起清城
欲發其機公勅以勇決而事未及發積以迎其祖謚設大
宴將選公及清城帛席而害之仍舉大事至有伏甲置毒
之說子弟交諫公無往公以為吾兩人俱不往彼必疑之

遂與清城訟清城稱疾公赴會是日大風兩公到積家風
落帽僂從失色公入座酒初舉召牌忽至公起赴闕坐中
愕眙或勸積請對視喪積未決上下教曰以光城府院
君除訓將即日受符是時積等膽破凶黨大半散落俄而
元老萬鈇上變公及清城扈衛宮城拊堅萬松等承款伏
法元楨怫然賜死遂命錄勲公為一等丁卯公考終後三
年時事大變辟壬削勲甲戌上大覺悟即復勲○尹鑄
拿鞫受刑四次賜死上曰鑄之昭管慈聖之語已極
凶慘且聽廷堅陰嗾贊成體府復設專為廷堅地且差出副
察使時怒其不得自為示不悅色於榻前且前後供辭以

不辨楨與桎之說肆然欺慢予猶以為眩管 慈聖似不
宜直用死律復設體府則李元禎亦以此罪蔽配故酌處
還配矣昨見鑄已未密劄留中者則因李燧掛榜書至請
易置諸臣將矣者欲魚肉親臣空人國家後始行其包藏
禍心甚凶廷不可掩者所當正刑而亦有不忍特為賜死
須教文畧柙則締柄臣之廷孽籍其權盛媒忌積之老奸
通其謀議文成約誓鷄血瀝杯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魚
日月之頂幸寡人之有疾將欲何為謂天命之在身事且
不測楨則當其污穢于後宮已有亂廷之先兆始宥以遠
曾屈法而伸息旋召而還寧悔罪而悛惡壹其並滿於中

外犯上之凶心初萌推戴互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
至於建堅之稔惡宰倚父積之弄權貪淫齷貨奚啻世蕃
之挾嵩驕恣騁妖殆甚敬聲之憑賀自知王誅之必及於
已因交宗戚而力為之謀先布腹心大福欲邀於後日私
定指目凶言已播於群聽激動卿紳托寇戎而復體府券
合駟弁陷金帛而作家兵威伊峽團束之私屯乃敢指揮
於老将設胡服劫成之陰詐頑訖驚惑乎愚氓收重臣一
二人欲脅迫而威眾送力士數千輩將扈衛而入宮覘其
首尾布置之形殆乎肘腋猝急之變云々已將建賊榘楨
堅台瑞萬松景教等正法云々南九萬製進○八月李元

成退告獄成挺昌元老萬悅等伏誅廷錄金益勳等功○
初鄭元老以星命之術為堅柙密密金萬基素與元老熟
畧聞端緒言于清城光城詞察元老窮而欲上變猶緣未
決益勳激之使因申範萃蒞告及定功以益勳只錄別單
陞拜右尹及李元成廷告廷節左著以別單五人李師命
金益勳趙泰尚申範萃李光漢等并錄正勳○鄭元老招
丁巳年間矣身與姜萬鈇會于廷堅山亭堅曰南人早晚
必敗他日世子誕生光城得志則如李逆金萬重輩將
奈何南必敗矣二身曰聞吳挺昌女將為逆入之說勢若
如此何不送入吳女乎堅曰前日揀擇時吳女容色甚美

自上有所嚮意而張大妃殿以節今內殿為善故吳女不得
祿而耕葦之意每欲圖入吳女矣萬鈇曰如此南勢固矣
矣身曰必送入吳女於後宮則其女素美若生子則因以
可成廢 內宮之事矣厥後以此等說言于申範華云云
曰此詐固好而當初南人若為告 廟裁宋時烈然後逆黨
處置光城則其事易成矣之身即以此言傳于聖云曰
此事各家大監必不聽不可為云云 體府復設事矣身王
謀使白瑞激動元禎鶴以至復設云云 元老刑三次更招
以逆黨罪光城之說案非範華言矣身果造謀言及于聖
而範華則與光城家有媼故前拉推諉於範華云云 乙酉

廳大臣引見時右相閱鼎重曰以今獄情見之曩時之人
欲告 廟者不專出於訟禮也以此見之宋時烈之尚在
罪籍臣所未曉也領相金壽恒曰告 廟首葢論似不可
不罪矣考政院日記首葢人李沃極違定配兵判金錫胄
啓臣於有禎正刑後撰教文即往江都李夏鎮革添入數
句故臣疏陳矣且告 廟祭文封上函書之李儁稱賊僞
又復推及宋時烈以為賊魁直以深意肆為譁張今若此
論告 廟論之人則此人不當漏網矣承旨尹趾善曰不
可不處分矣祭文製述其時戶部權璫極違遠配○傳曰
修撰李師命疏按本塞源語極明快尹善道贈戢還水○

先是吳始壽筵白以為李惟恭有新禮說云、李惟恭蒙
放至是既下云、上曰今現惟恭既時列之意亦無異

於惟恭特為中廷付處旋命全釋陳既定配人一并放送

宋尚敏贈詳見已亥龍庵放還後入對時上曰延勸

事六人等功雖有輕重不可不同為勸勳李師命其功既

重自是可用之材欲為擢用龍庵曰李師命有功無功臣

不能知但寵擢大駭致有人言且延錄如其有功當初固

當同錄而到今延錄故與情未服矣上曰當初廷節初

起人心法、多數勸勳有拘小嫌未節勸定其後元成上

度諸賊取服諸臣之功益為分明故使之延錄矣龍庵曰

臣意亦不必欲改正延錄也如師命則不必汲汲陞擢循
常用之宜矣上曰師命加資一級選收只存通政階可
也

辛酉吳始壽拿鞠賜死朝野僉載曰乙卯始壽憑籍清譯
自造去言庚申始壽等敗已甯配至是臺請設鞠鈎問言
根先令使北者問諸清譯張孝礼荅曰吾嘗戲言朝鮮兩
班曼強未有受制強臣之語乃拿來始壽并其時譯輩鞠
問諸譯皆言當時皇帝以先王至誠事大故別為致祭
及孝禮有爾國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聞他語始壽批言
譯官朴廷蓋安日新同來傳臣強之語卒未有為始壽作

證者鞠廳大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宜刑訊而
嘗為大臣合有酌處 上命賜死譯官朴廷蓋島配
許積字汝車號休翁識見明透精神過人受托孤之任周
家倚之如柱石鄭陽坡宋元庵諸公亦皆交歡及年老志
衰為惡子所誤惜哉堅既誅積出郭待命有人曰逮捕將
及公須自裁積曰吾有惡子法當連坐欲免頸誅仰稟先
死非所以敬君命也仍勸奴輩曰堅伏法之後慎勿收屍
任他烏鳶之食以謝吾罪又曰吾為持平時路見年少常
漢所著如貴公子捉囚將杖之門外有發聲詬辱者拿入
問之則乃被囚者之妻而其服色又如王家女舍即猛杖

而并斃堅生之日夢有老人來告曰汝思某年殺少年人
夫妻事乎童駭無知之兒何知法理罪甚父母可也而使
狒子狒女一校并命非所以享福之心也天以是降罰生
此惡子覆滅汝家余覺而惡之初不欲舉而未決矣以事
涉虛誕不敢向人說道今始乃符皆由余積殃在躬而事
皆前定奈何○遣閑錄曰許吏積以首相所得恩賜皆故
朋友官府所出接濟親旧待以舉火者百餘家為都體察
使門閤如市閔相熙訪余謂曰許公行誼過人最是雜客
盈門此必敗之道也盍言之余曰台何不言使余言之閔
曰許公服台仁誠開口則勝吾言也余曰我是床下拜安

能動其心乎。閔歎曰：吾不能言，台亦不肯言，將見其必敗也。後果敗。○鄭陽坡一日出外，還愀然不樂。廢夕食，子牙請曰：神色甚不平，無乃有愆度乎？曰：否。吾見汝車而來矣。入外舍，無有入別堂，寂然開其戶，鎖納拳脫鎖，汝車方粉面黛頭，凝粧對鏡，余愕然還閉，而出。須臾汝車出來，余曰：何事汝車，但笑而已。此公多才能於人間，大小事皆嘗試之，然作女子態，則極異矣。何晏喜粉面，不得保，况自為朱粉乎？今作此容，必不得良死。平生故人將遭此禍，心豈平乎？食豈下咽乎？許積既死，籍其家財以第舍賞告者。元老既入，不免許相，或見於夢，或見於白晝，毆打元老，病又殺。

元老子元老惴恐出避云

尹鑄字希仲号白湖大憲孝金子聰明有盛名能文尤庵
初與之親愛為吏判時擬進善及鑄改理氣說改中庸註
作還崇尤庵以為斯文亂賊絕之勸美村絕之美村與鑄連
姻故雖云絕而未絕及美村沒明齋請墓文於尤庵而並
送其文臨沒時擬與尤庵書與希仲共濟國事等語尤庵
怒其不絕鑄作墓文專用朴玄石狀文明齋怨之遂成懷
尼戰△已亥服制鑄引議礼斥尤庵美道穆繼之甲寅尤
庵荐棘鑄為吏判庚申鑄受刑賜死己巳柳侖天閔黯等
分疏鑄寃

尹善道字約而号孤山己卯人拔理衡曾孫叅贊毅中孫
仁祖科叅議贈吏判延削△光海時以進士疏論李爾曠
罪盖免柳希奮旨也謫行到洪原奴趙姓勞問尹詩曰吾
事固非時汝知吾不知讀書不及汝吾乃天生癡 顯宗朝以
叅議附鑄穆論作禮說疏蠶在庵被荐棘又過洪原趙奴
死而其女出見尹次前勸曰重来亦一時心事有誰知娘
子忽焉歿無人諭我奏趙細洪宇遠權璵等疏救△東平
聞見錄曰 孝廟在鳳林邱時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
身之方善道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
為名作乎盖諷韜晦也 孝廟每語諸駙馬曰當日善道

愛我而言余之警惕竭力多○許穆換墓碑曰公二十六
進士當光海時疏言李爾曠朴承宗事胤慶源 仁祖反
正公居謫十三年而也戊辰為大君師傅癸酉登科為文
學世子家飛詔善道將不利於 世子公即棄去丙子之
亂聞車駕下城入海得小島居焉以不奔問徒配周年還
及 昭顯卒置三王孫於濟州己丑 孝宗即位時烈浚
吉以伐胡復讎勳 上意遂用事公上疏寬赦 王孫事
上召公入特拜承旨陳時弊八条以功臣元斗杓所為絕
橫請裁抑之金自點元斗杓宋時烈各立黨爭權點敗死
杓附於時烈右杓者論以削去丁酉召至京師拜工叢浚

吉延誣鄭介清事毀其祠公疏卞時訖指為邪說公遂罷
明年孝宗登遐上召訖山陵事卜吉於水原時烈
浚吉怒曰卜山大事不可專聽善道遂改卜公私謂曰浚
必有遷陵之變浚十五年山陵內崩改葬呂州前年
大行喪太后常服長子三年時烈浚吉執倖而不正之說
降以為暮公疏言嫡統宗統慷慨殫切於是語犯先
王請按律上命安置三水玉堂俞榮者白上焚其疏
判樞趙綱劄言焚論禮之疏綱削戒公加罪圍籬校理洪
宇遠疏請寬釋宇遠禁錮乙巳移光陽浚二年特釋之公
既赦出仍入海行吟有山中新曲漁父詞入海五年八十

五歿 顯宗十三年改葬其明年復官爵及 上即位召
用論礼得罪者諸臣烈安置北邊有李有湏事烈臣洵圍
籬吉已死削奪公常延壽故政 積降吏判謚曰忠憲
上之六年積敗死烈諸客復進烈復爵公削贈謚自公入
海老人号之曰海翁銘曰比于剖心伯夷餓死屈原沉江
翁窮且益堅至死不改其見義守死一也 男仁義延壽
獻納仁義子甬錫特除尼山縣監破寂錄曰尹善道疏論
甬瞻并論承宗希奮不言之罪善道受柳旨而故為此言
以掩迹也善道竄慶源時余謫在涪溪與尹有族分往來尹
以直言被罪有自高之意余曰 公疏擢諸臣獨論柳

朴之不言亦衰世之言也尹撫然李克健亦疏論甬贖寬
鍾城自誇與希奮相議陳疏蓋希奮權重一時欲令守令
畏而厚待也余問公與尹相知乎李曰初不相知近因議
疏頻會於柳家甚熟余與尹語及李之言尹色度不能答
反正初以疏謫者皆拜六品職持平任叔英曰尹疏受希
奮旨不可褒也尹只拜禁郎許穆字熙和又和父贊成
磁曾孫林白湖傍外孫鄭寒岡連門人逸掌令肅宗乙
卯一年內擢右相篆法名天下所著有記言二十一卷行
于世記言自叙畧曰穆生而有文在手曰文自字曰文父
眉長過眼別号曰眉叟五十成文章始仕孝宗元年時

五十六以考工正郎為持平明年陞掌令時宋時烈宋浚吉
兩人者方用事首言伐胡策勸上開遼左之後上玉
几銘諫用兵事也其銘云云上薨凡喪禮皆出於二宋
五日而不成殮逾月而不成殯穆疏云云又以大王大
妃三年之制上疏爭禮其疏云云又進喪服圖仍復上疏
云云於是二宋怒穆亦為三陟尹善道上疏極言政院不
納目之以凶疏以感怒上心焚其疏善道竄穆又三作
疏以疏無益不上作正體傳重說其說云云三年罷官故
連上時說立啓聖祠非禮之祠也作祠說凡六百餘言其
說云云甲寅八月 顯廟登遐今 上即位以先王末

命首正邦禮吉已死烈竄穆以大憲被召一年五遷至右
說政時領相積專國政已三世尹鑄已薦名於 孝廟時
至是乃出言北伐事致貴用穆曰妄意天下之功不顧國
家之大患將殺人亡國而有不計者鑄不悅穆年已八十
乞退乙卯夏 仁宣大妃練祭從金長生之說小祥後上
食有災之說穆上說云：以領相右金長生說之不用鑄
言 大王大妃為 孝廟當服斬以重尊君之義也穆上
說云：領敦寧金佑明上劄言曾母孟母之喻殺內庭說
說於是中外大疑穆白上云：佑明又言二公子私好事
已下吏 上命救出二公子首相積特拜都休察使募四

方駢勇集京師穆上政獎仍言四方無虞而置休相開府
王城此何事也積遂辭謝乃罷未久鑄白上復為之時
有告 廟之訖既正邦祀舉事必告祀莫大焉沮遏之論日
張事竟不行穆作春秋義云三年天大旱因召對進言
世菴之妻 孝廟貸以不死禁不通私親將三十年許令
任便居住聖德也積柎犯罪固不可言周礼有八辟其一
訖親之辟也寬赦及於众庶而仁愛不逮親近何也 上
曰世菴妻 先王亦欲釋之未果積柎等久竄遐方 慈
聖亦惻然皆赦之四年夏有李柳事上劄言曰臣見判禁
金錫曹疏其按獄可謂明慎無私何人言之至此也臣恐

朝廷之禍自此無窮也未上錫膏已謝病不出始壽代之
繼而有堅事前年穆辭右相居西湖至是謝病故己未尹鐫
言魯陵復位事自以為大義專致書亦欲上劄言之復書
曰頃年作成三問廟於湖西僕聞之私自言六臣事固是
非之所不到而立廟則不可死此事何事也復貞陵事與
此事体一也先王之教置太宗於何地者此也穆故
田里一年聞京城戒嚴有江都之變穆召至京師變定然
後乃敢臨行疏領相積締交戚宦事其孽子堅事時烈告
廟之設沮抑不行事江都賊書即不上聞事上怒以為
聽人指喉令之首宗穆劄臣之此言國人所共言者推諉

他人臣死不為席藁請命即出國門右相熙白 上竄權
大載權璫李鳳徵李沃六年夏有上變事大獄起楨柙積
鑄皆死而烈赦還烈之諸客金壽恒閔昂重俱召入為三
公左相鄭知和謝病不出穆年八十六以論事不容於朝
啟私第一年因以罪出私嘆曰老人得於澤斫易澤水困
衆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修經禮自邦國王朝之
礼士大夫礼附焉著經說東事二書自序成又有續編作
記言以自省云 尤庵語錄曰眉叟集李适兵敗處非一
二此則其意非有他直坐人事板蕩而然耳汝立則前後
舉論輒曰鄭汝立上變事起不称謀叛事覺此則有意也

眉叟從兄厚以薦陞掌令歸觀雪

東平聞見錄曰庚申許積槓等四五家皆籍沒己巳按籍
還給甲戌後又按己巳還給之籍一、還徵書史金貞立
大言于众曰朝家既已還給則典賣資生乃其勢耳當從
方今見在物沒入而六年之後按籍還徵有若賊贓者然
西人士大夫何無一人識道理耶至欲陳疏覓疏不得
而止云感異篇又曰一公子大起新第駱牽下自其始役
有鬼異及落成其異尤倍公子使奴夜々持捧驅逐之公
子婢病狂傳鬼語曰必擇良材好構之連為三貴家後為
諸貴人聚宿處云庚申公子賜死家故勲臣撤移改構時

亦有鬼異已巳勲臣家遭禍又為時宰改構鬼異又作時
宰死於甲戌毀其家移構都摠府為輪直所 閑居謾錄
曰庚申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叅判李堂扶卒判書
俞夏益挽詩曰親知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
人間餘老物戾陵殘月又招魂辭語悲楚已巳南人復秉
政金相國壽與壽恒俱謫仲病卒季有後命其伯都正壽
增挽李判書翊相詩曰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
知青山好葬如君必宜向泉臺作賀詞令人墮淚其時南
人卿宰卒叅判李瑞兩挽詩曰可憐今日事不使此翁者
可想伊時悲怖欣快景像矣 東巖錄曰庚申後南人太

半諂附時軍其中甚者朴慶後休卿許瑋玉卿金鶴相巨
卿時謂之三更又添趙祉錫善卿金一夔舜卿為五更取
音相似譏其昏夜往來也又有二妖三勞之目李玄紀沈
季良為二妖者求媚之意也沈梓李玄錫尹以濟為三
勞者供役之謂也及已巳李萬元為吏即玄紀曰諂事
西人之類不可不先罪某也為壽恒容某也為師命容可
罪萬元曰子所謂者皆賣菜傭也吾所惡者大家子弟為
昏夜行也玄紀曰然及萬元枳玄紀吏訖玄紀乃悟前言
指已憤之曰此漢玩余也已巳後西人之附時軍者亦多
柳尚運金時傑李師尚尹以道宋昌軍固不足道負名望

者崔錫鼎吳道一等亦不免人言南人一隊全無檢束
自放於礼法之外尹以濟朴信圭對輒醜言相加時尹為
刑叅鄭叅判綸朴之父執也為兵叅晨詣朴和睡誤聞
兵叅為刑叅卧内大喝醜談鄭大駭從戶外还去朴意尹
必酬以悖言寂然無聞朴始問知鄭來促駕往謝庚申後
朴獨保名位光城嘗問曰大監洛流一朝罷散得無朝夕
憂乎朴嘻々笑曰生人口蛛豈網之但大可憂者必有過
輒斬食入之喉耳時稱吳始壽李元禎寃死故云李判
書襄慶全子也為宗伯清城遇之曰近來大監一隊得乘
他人舟不亦快乎李荷々笑曰棹夫平生方在舟中何暇

得快味乎清城大笑李北竄時有舊識時人來見李搔首
曰慚愧々々始從愚君子起畢竟為賢小人也愚君子指
鑄也聞者笑之李西河敏叙正直嚴明以西人主論南
人無不憎之朴判書信圭聞子茅詆毀李公言之曰人必
經歷後可知李真君子人也慎勿妄詆後朴卒李公好諧
語人曰鬼亦猛能授朴奉御去蓋朴性剛故也後朴之子
欲請輓詞聞其言而止云閑居謾錄曰西人文官某招盲
卜裴志益論婚事客曰此卜狎習於南人政丞某者文官
大驚斥送之其後南人宰相某家婦女招巫女行祈禱事
旋聞此巫習於西人某宰夫人遽撤床卓批頗歐出故近

日盲卜亦有西南名又曰南人宰臣某與金相錫胄交密
庚申後尤信又有一宰見金公策勲踵門盛稱功業已已
其兩宰皆據權要每於房座詬詆金相以掩前日人之知
者皆欲唾面又有西人士夫事許積如父別造蠶果供之
俟謁無虛日及庚申元可以罪許者攘臂居先人皆側目
又有西人朝士為李元禎所愛得吹噓及庚申斥辱李無
所不至已已李官判書其胤叅議聃命起廢遍拜華要其
人作書殷勤致饋遺叅議不納還之間者代慙睦及第來
善已已後久在相位有一武官仰若父祖甲戌後武官恐
以睦家門客不得居職日往新相家於眾坐大言睦未有

可生之道吾則知其必敗絕跡有年矣其後新相茅容
一人以舊識徃別及茅請行於郭外則武人方在側治行
具如子牙見其人知是新相茅容面色如土慌忙周遮有
政府儻從見而笑之曰曾於某相茅見如此人今又見之
不知前頭幾度更見云

庚申十月 仁敬王后昇遐

辛酉五月 冊閔氏為妃

壬戌十月金煖上交許璽許瑛伏誅璽瑛設鞫之日金重履
使全翊載以柳命堅秀胤事密言于御將金益勲密啓逮鞫
事多虛妄翊載伏誅重履減死流三千里 黃江問荅曰辛

西監試有一空皮券乃告度而所告即南人十三大家也遂
堅封密入上召金錫胄付之使偵察時有武人金煨奉以
西人得官於南手者清城召煨謂曰國有大變汝須密調煨
辭不能清城脅之曰當斬汝煨曰密察之術奈何清城曰許重
許瑛方在童山汝往深交之後與博局勝之曰取人固當如
此云微觀氣色彼無愧色仍同寢談共叛可察真偽遂資一
煨納交之物煨如其言重瑛果應煨乃告清城又使密察柳
命堅、、則煨不能親只與全翊戴者交結以探命堅動靜
時清城赴京乃以煨事付金益勳、、使煨急探翊戴董
知制甲制弓殊常事常無的信之路忽有物訖金煨謀不

軌中外喧藉光南即招煨使急告變煨乃請執翊戴同告
光南與軍牢一以煨昏至翊戴家使軍牢執以還家脅之
同告翊戴拒不聽乃白光南使囚禁於是煨告變拿耒璽
璽不下一杖自服煨為功臣升坐中階恐翊戴亂語遂不
請拿來光南方侯罔甚自詣鞫斥告其事時清城自京還
與文谷同為妾官乃謂光南曰往兒房密啓光南不文清
城草啓使之達之事下即招翊戴問之翊戴見煨為功臣
我告亦當如彼乃告柳命堅面質無驗遂斬翊戴大抵
上之密托清城之密托光南事甚秘其時少軍但聞
清城資金煨誘璽璽大不是曰誘致人叛送甚於自為送

云云

大成趙持謙疏夫為人教誘而誣告及教誘人誣告其間幾
何，可以其有微勲而并與他罪不問乎翊戴伏誅之後重
夏燠猶未定罪獄侷乖當云持謙因修撰金萬琛疏又疏畧
當初益勲兜房之殆不出朝報故初未聞之忝入政院始聞
而為駭且益勲之行已處事不宜置之登壇之重任故請推
於榻前陳其不審虛稟親自密啓謬戾之狀仍言譏察是衰
世之事有不可為也其後益勲晏然行公而貪勢嗜利庾營
私茅六大門之說盛行於一時臣又陳其所放縱其後臺諫
據一世公共之論請罷請竄矣至其門庶纔兩月蒙放臣陳

其罪名之重 上問蓋勲有何罪臣乃以火藥指投之說仰
對其其众所不是處而陳之也 送璽文書狼藉夫璽之致形
已具則其所聚結必不少所應出與告者數人為謀如使蓋
勲善於鈎探多得其徒則雖有密啓之事加之茅土誰曰不
可而萬俟卨言譏察事曰相臣宗是設譏托之其父而龔等
初已畧得玄狀而金煥延入一伴譏察以襲誘問李大溫之
已事又曰送璽以韓秀萬家詐稍饒誘入其黨而其父出給
銀貨以供其聚會籠絡之費云由此觀之龔煥秀萬非初與
璽共為送謀後乃上變者耶蓋勲與此輩同心傾伺蓋積歲
月非倉卒間誘告比也宜令先問黨類無所遺漏而後上變

而夫何以一過急投戎物於空家為證成之具一過捕拘賊
人於軍門有若交在呼吸及其微問斯得只是一壘所引俱
無其緒徒令朝廷震驚其間事狀非他人所可測知至於翊
戴拘留累日延啓於設鞫已久之後既涉陰秘竟敢無宗則
益勲亦何以有辭兇房之啓隱然諉之古規此果成說乎甲
申廷獄故相具仁堂凡有啓皆令即乃進呈益勲身為大將
必親入奏啓此羣情之致疑謂之貪功徼賞者也至於火葉
之說萬珠言其非出於軍門以臣為做出誣達臣之本意以
為不當以作交之利筭假與賊手而至於乘虛暗投極涉不
正其出於軍門與私家有何異同哉 光南金益勲墓文曰

壬戌有無名子投券塲屋上爰指其地而不告人時逢亂甫
平人情危懼元勲金公錫胄未及察其踪跡適釋將入相乃
付其事於御將金公益勲公試使江上人李齡韓秀萬調察
得許璽瑛不軌謀不能悉察其情乃叙于清城又使前兵使
金煥共投入賊中益察其魄眴金煥者乃逆構母黨吳廷緯
之女婚方坐廢欲自效三人者得其動靜告于公賊索貨財
請貸官銀求戎器請私買火藥與之欲其不疑也賊機甚急
煥等乃上爰告璽瑛以李德周為謀主將推戴構之第極約
日焚宮廟盡殺將相諸賊承款伏誅德周杖死又有煥族全
翊戴者與煥來告公以柳命堅有云謀公曰汝宜上聞翊戴

不肯曰我已告軍門當以大將證之公問于諸大臣、使
公啓之翊戴按驗無寀坐死燬論功罪相當壽萬榷賞爵獄
甫訖趙持謙啓益勲密啓顛倒推考頴相金壽恒左相因
重右相金錫胄曰此臣等所訟而使之啓也俞得一劾公請
罷韓泰東又加請削忠經年不允癸亥大臣請許逆將任
俞得一朴泰維又請遠竄時允庵與大臣書曰光南今以不
當死之罪將入死地勢將畧陳云、領左相請酌處上勉
許削忠全啓三月而停朴玄石宗主全訟外為調停之論矣
夏上命釋公罪執義申懷持平權持爭之副學持謙執義
朴泰遜掌令沈拯等論訟益激大臣又請姑杖放釋之命以

鎮定之。上又勉許。冬因慶見釋。甲子公之胤萬珠陳章暴
受誣狀。泰東疏論萬珠尤慘刻。己巳宋文正得罪。栴堅之黨
乘時論公竄江界。又請其嫂。等拿鞫。時年七十一。畢命於獄。
中公之從子。國舅光城亦受誣。泉壤甲戌誅羣。云伸諸枉。公
復官致祭。徐晚靜宗泰謚狀曰。金益勲。族金重。厦上。庾按
驗無寀。而重厦傳會生訖。益勲只竄旋宥。以大臣庇之也。公
同三司力請重厦按法。又請益勲勿宥。又斥大臣不直之失。
執義韓泰東。因極論益勲削忠。公上劄許。以趨操可尚。尤
庵年譜曰。庚申更化之後。年少名官。自托清訖。陰拊勲戚。自
追錄以來。尤不滿於勲。臣及全翊戴獄出。以光南君金益勲。

為教翊戴誣告論罪已成傾軋之機先生不知其獄情問于
主讞大臣文谷老峯謂益勲之罪只在於徑使燬葬告未得
盡得獄情先生以為如此則以益勲為誣告大非其寀只可
薄罰而猶不敢為救解詎畧引趙月川穆事自列而少革訖
論轉激 尤庵入對時曰昔李滉死其弟子趙穆視滉子孫
有若同氣戒飭免過矣今臣少師金長生其孫益勲得罪時
論臣不能如趙穆之規戒李滉子孫臣即穆之罪人也 崔
良裔奎瑞漫筆曰宋尤庵朴玄石二公俱造朝其前金光南
益勲事為清訟之第一件趙先甫持謙韓魯瞻奉東主張之時光
南在東門外尤庵自鄉由東門入城而不為相問入洛與玄

石同事玄石方為清議領袖故尤庵於光南事亦無崖異光
南諸族不敢出入宋門久矣後與朴論事不合建崇世室等
事大失人望人皆敢朴而不敢宋之門可以崔羅矣諸金曰
此復得出入其所德惠無所不至未久延中救解光南而論
議不可復合矣

癸亥奉朝賀宋時烈劄丙丁之亂義理晦塞唯我孝宗大
王明天理正人心是宜加隆 廟儀晨日尹鑄假托大義及
誅死以鑄之故并與大義而諱之豈可以鑄之故乃諱 孝
廟之志哉請定 世室為百世不迂之宗大臣金壽恒閔昂
重六卿三司皆無異議狎玄石朴世未難之 上特命不行

奉朝賀又劄言 太祖開國垂統宗基於威化回軍臣意欲
以明義正倫等字加上徽号 上命不行 時玄石狎以為
太祖回軍假借大義以濟化家為國而未必出於尊周之誠
云 尤庵曰和叔自以為竊附春秋施貶魯先君之法而春
秋乃聖人大權豈人之可行而况 聖祖本無可訾乎其子
恭殷以中國人貶斥 太祖書示之尤庵曰不意今日復見
王雱定齋集朴恭雅行狀曰君與持平俞得一論益勲請遠
竄 上怒斥君授巨濟三司力請還戍又曰君疏論 太祖
謚号事曰夫謚号是上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而卒
之以 宗廟重典未免為未協之故疏已送州而親故象止

之是將為朝著生事蓋依川起自竄謫為上下所傾望而其
言訖多不壓公心後進之士稍自異小人相煽動謂後輩
欲立私黨以斥大老君不得已還取疏削之而原疏已自錄
傳懷川門人子弟見之甚怒恨矣右相金錫胄請對曰近
日時革一種言論人皆以為我亦尊慕大老而類皆陽尊
陰斥朴泰維疏中廟論一款上下皆知其非奇語專出臆
逞李宏發論欲為罷職而大諫申琬庠繫黨私直以深刻斥
李宏而適之朝著之間裁措之甚不佳者趙持謙吳道一為
最持謙憑藉師長之威沮抑多士之論頃者大老徑還館文
終不得為勉留疏者皆持謙所沮也猶又疏請還致仕而

召還因前疏突然為怪鬼讒間等說人多疑之故復為還叔
之請以示推尊大老之意其用意極為非常他日得志必大
誤國事吳道一則外似踈腕中則計較前為銓郎引進私黨
宋時烈非其所為道一啣之陰王擯斥及俞信一事出而製
疏給李東郁使之伸救即今浮薄之論皆道一主之韓泰東
則性本固執項於領相批荅中以間搆已成心苟無瑕等語
顯示譏斥之意代草王言何敢如是且既知李宏之將論
朴泰維而泰東與持謙非但不以泰維當罰反進褒揚之言
此亦可駭此三人不可不警責以為鎮定朝著之地 上曰
東西分黨已成痼疾今自中又分黨至於如此持謙泰東皆

罷職道一補外縣秦維貶為高山察訪朴世采疏斥金錫胄
有鼎直錯枉等語錫胄又劄山林讀書三人徒以一時故趨
牽係顧惡終或至指鉄称金認賊為子則亦安知時往年邁
受人及復如今日之於老師歟於是彼此轉激又以金錫胄
為譏斥儒賢館佞黃蔚等疏論錫胄 上怒竄蔚 生負趙
匡漢重峯曾孫尤庵門生也癸亥疏畧曰前者 聖廡陞燕
之時朴秦維之弟秦輔立異謂大老不可信者固已可駭今
秦維之言又如此是何侵侮大老者多萃於秦維之家也頃
者逆賊出於許吳兩族此兩族之黨是一過之人故坐是廢
斥者伺隙求釁未嘗頃刻忘也人皆謂東西之一盛一衰隨

時翻覆早晚此輩污志則今之士流皆魚肉矣於是奸黠畏
禍者有陰為後日之地矣庚申後失志之徒倡為邪說以為
討逆之氣出於外戚之手暗昧陰秘必不允後世之譏於是
傾危喜名者自稱清議有排擊元勳之志飾名於目前徼福
於後日可謂巧密矣大老素惡此輩之用意少輩自知大老
之不助已所以詆毀大老指以為勲戚噫亦甚矣抑臣於朝
蒙氣措有憂感者洪宇遠家人之疏其罪不能去鑄一問初
不伏法失刑之大者斥逐未久相臣有以年老請宥後內
移於近地彼宇遠者一過之所宗主家人之疏正與今日之
謗訖討逆者前後一串廟堂之氣措如此邪說橫流云々

荅曰語多不擇殊欠和平

甲子時尹明旂極辛酉擬書出至 肅廟丙申有斯文處分

詳見懷
尼始末

懷尼始末

美村尹宣舉八松煌子牛溪外孫也 仁祖丙子倡多士疏

請斬虜使及丁丑江都陷時尹美村與權金二人謀自處曰古
人有行之者北地王諶是也二人曰然即斂而殉節美村乃
劫其妻促自決而忽自思吾當往南漢見老父後當自裁誓
毋負友與妻也時童胡據椅坐軀江都人先斫數人示威曰
汝軍若不跪拜當斬之庭中人皆拜美村亦拜時 世子使

珍原君報被擄事于南漢美村改名宣卜請于珍原自為牽
馬奴童胡任一票信仰如戒國勿禁帖掛于馬鞍又書一紙
付美村所著毛笠遂得達于南漢○美村慚恨江都事自稱
廢人從事學問旣招不起尤庵嘉其志與之交遊○尹鑄大
憲孝全子也聰明慧黠文詞絕人、皆期以大儒尤庵戚屬
不遠始甚親愛 孝廟壬午鑄著理氣說斥暹粟而牛溪則
不數也尤庵大責之初同春謂尤庵曰鑄以黃口小兒乃敢
褒貶先賢勿論其言當否不祥甚矣及鑄為官還納告身尤
庵與草庐稱之可並於伯夷同春笑曰須至餓死然後稱之
未晚尤庵又稱其高節不可屈同春曰茅覘之終非寂寥守

靜人也。○鑄又斥朱子經書集註至於中庸則掃去章句而
易之尤庵極力排之以為斯文亂賊尹義村助鑄而斥尤庵
癸巳會于黃山書院論鑄事尤庵謂尹吉甫曰春秋之治亂
賦先治黨與公當先鑄伏法矣時有李樹者以鑄腹心求婚
於吉甫兄石湖。石湖問於尤庵。尤庵曰或比之顏曾或比之
跖蹻公須諒處石湖謝却而吉甫以次子推娶之尤庵又責
之曰公忘樹之醜行託婚而悅鑄自利所遺勿薦八松廟也
以上爛餘抄錄○孝宗戊戌尤庵秉銓擬鑄進善尤庵年譜曰吉甫
畧與鑄相貳鑄大怒倡言曰江都俘奴渠若絕之吾寤清快
吉甫又恐恟瓦付不敢難先生曰朱子以為士君子立身一

敗萬事瓦裂吉甫之謂也戊戌先生秉銓吉甫怒先生斥鑄
不用至於移書責之一時士流亦多未定趨向同春亦幼先
生稍降己意以息浮訖先生遂未擬於進善受 点廷翁李
公責先生曰公嘗以異端斥鑄今處講官欲使 世子學異
端耶先生曰朱子斥象山為異端又請陞白鹿講席李公曰
公迫於宣和嗔責隱忍為此又欲以口給禦人耶仍相與大
笑○己亥服制尤庵以暮年鑄以為當各衰三年斥尤庵許
穆尹善道絀之趙綱洪宇遠權總皆主鑄訖○乙巳尤庵與
義村草序會東鶴寺尤庵責義村曰善道云疏宗受鑄嗾况
鑄乃朱門叛賊公安敢扶護義村曰希仲論以白黑則黑也

論以陰陽則陰也。尤庵曰：始豎降幡，自今交通，將如何？美村曰：豈可以黑與陰而不絕乎？美村既啟草廬，曰：其言未可信。尤庵曰：吉甫奚至此乎？而已。美村貽書曰：所謂白黑，只就說論上論人品之鑑，又是別也。尤庵謝草廬曰：智不智，奚啻較三十里云。尤庵曆記曰：當鑄之攻，斥朱子時，私世風靡，老峯兄弟亦其一也。又後竟悟，遂與余同作海外之行矣。吉甫則至死不變。○己酉，美村歿，癸丑，明倫請墓文於尤庵，以美村臨沒時擬與尤庵書及其所撰美村年譜來示，其擬書有曰：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啟於公，同寅協恭，聚精會神矣。尹許二人安得斷以說賊而不之容乎？趙洪諸人不可不蕩滌。

而用之又其年譜推尊鑄李隣於生知允庵大駭允庵年譜
曰蓋吉甫即草其書自揣得罪公訖深藏不出至是極見時
勢將變始乃出之先生始欲無作其碣文問於和叔又責其
狀文稱道之過和叔累書調停先生遂颺勉應副其督揚之
語專啟之和叔極大不滿意請改而不得自是外行弟子禮
內懷營心○碣文成後明倫上允翁書曰竊覘此等文字專
以總論為主而先人於門下得托以講劇之誼者四十年矣
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
此云々者豈非遠於人情耶先人平日訖論出處與門下儘
有不相合者今不欲沒其宗則以為某事々々不相合則幽

明情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鵠壞禹闕闢閩奧等語外而疎之
不但不肖奉託之意竟敢落莫抑恐後世或得訖門下之淺
深則亦豈細事耶竊現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
言者可信則批而為宗者有之或後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輩
長者之言籍以為重者有之今於平生朋友不以一言半辭
自見其意而反述後季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則
朴友之狀足矣更何必微惠於門下耶區區哀懇欲得門下
之一言以垂永久今此文字終論以下若蒙改賜則固幸而
倘或更出機軸恐當愈改而愈好矣其後書又曰銘文則當
初非敢望溢美之意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忠善之責者唯

先人而已今君為孔明之不忘元直晦翁之建思伯恭則不
但有先於先人亦豈不為盛德之輝耶○顯宗壬子允庵疏
斥許積忤旨癸丑又以迂 陵時事忤旨待罪甲寅八月
肅宗嗣位鑄穆進用乙卯允庵竄長鬢丙辰明倫往謁於謫
所請改戊午允庵畧改以送之明倫又上書其書曰文字請
改者前後凡三度又有多小徃復而末稍只以和叔所籤為
之且有弱不能敵強山嶽遠用等語安敢有更請之意乎非
但無改而已再三許改之教亦敢於不誠則此亦如何然不
但文字事而已門下之於鄧家雖一事之微細一言之疑似
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生未知何故也且有

一言私心痛迫者門下常引故金判書益熙指先人為忍之
之事安得不痛刻乎雖使金丈而在世亦未必以己不目觀
之事身質傳聞之說况今金丈已歿後無端引播其說以為
訾謗之口案此不肖之至寃極痛也先妣處義之明白不肖
尚今了然於心目苟有一毫疑晦之端雖人子至情何敢抵
言以欺天地鬼神乎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可言
而又與先妣明白處義之節而埋滅之萬殞無惜○庚申堅
獄鑄伏法尤慮放逐遂庵曰予人以為堅柙雖有罪然謂之
送賊則不可清城鍛鍊成獄濫殺御宰此士林之禍也厄意
以尤翁還自巨滄屏遂勲戚伸雪鑄積草然後始可謂士林

之至公而尤庵意以為王室安如磐石此有切而無罪尼大
駭謂權以鎮曰爾之外祖將陷於不測之禍云云其主見如
此故恐午人復起渠以高第不得免禍欲為分異曷避之計
此老少分岐之漸也○庚申尤庵自海島放還承召入城時
全論方請全益勲和律全厚裔翰全儉裔標同往問曰先生
欲疏救全益勲然乎尤庵曰然近日全諫所為有不可料者
初請罷職再請門庶吾以為全罪相當故無一言救矣今又
請遠竄此汝安知無按律之朶耶兩公屢言不可尤庵曰全
乃吾師門子弟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耶於是諸名士臥於
尤者皆附於尼遂成老少黨○黃江問荅曰庚申之獄黑水

軍謂鑄赦士禍視清城猶衣貞此南人之所以寃庚申獄也
尹極是權認婚身推是李樹婚極推與權于權李子三達相
處所聞者無非愔三達之言也極本虛弱以清城為後日禍
魁及允庵放還曰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極乃大驚以為若後
此爺終隔坑塹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援及潛去石然後始
有背叛之跡矣其得玄石有曲折矣時老峯白 上召允庵
不來曰吾有欲請 太廟徽号事當有和叔為後老峯白
上又召玄石允庵至京江邀去石同入京玄石執弟子礼甚
恭玄石白 上拉極、乃至果川羅良佐家不來玄石遂往
見極、曰削建錄勲擯外戚黨除時態者可以為事蓋建錄

捐金益勲李師命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峯時態指尤庵也仍
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愔三達之言以為若隨尤庵大
禍將至玄石大驚無氣而入來力排徽号之說還去坡山尤
庵見事機瓦解還改華陽自是少軍趨附玄石而玄石與極
極好極黨漸盛於是乃因其父墓文事而遂叛尤庵其害極
本以西人眩于克以南人臟腑故怵禍之心當為根基而墓
文一事特其與尤庵自立之題目也○尤庵年譜曰先生屢
經禍釁無復當世之意 上諭台不已玄石方負士流後輩
之望欲視先生為出處左相閔昂重必欲更起先生請入朝
先生又將表章 孝肅大烈為規德之典遂行會朴和叔于

庚拜江村時承旨李玄錫疏以為臣曾叅宋某論罪啓語頗
侵切先生陳情乞休致四遣承旨促召先生至江郊上疏告
行轉向駙江 上教曰玄錫乘機投疏妨賢病國中途付處
左相閔鼎重筵白 聖上尊禮宋某可為勤至而 聖心狎
未釋然於禮論無非假借之虛文玄錫之嘗試未必不由於
此年譜又曰先生既故林李士泳以書來曰比聞外訖尹明
翁朴玄石為一代宗匠以攻先生云先生謝之曰吾與二公
為敵手在哉榮矣彼雖勝我亦不武矣自是世道大異日漸
傾軋矣

癸亥正月尤庵自駙江承旨入對年譜曰庚申更化後一種

年少輩自托清議陰搆勲戚自建錄以來論罪金盞勲益急
先生狼貝出來不欲還入老峯功先生還朝上亦愈勤禮
諭之入來則當許休致至是入來時人心日潰氣像大變
尹拯與朴和叔連衡朝議將并與先生而傾臨之先生連乞
休致始蒙允○奉朝賀宋時烈劄請孝宗世室大臣三司
皆無異議禘玄石朴世采難之上命特為躬行奉朝賀又
劄請太祖徽号以明義正倫等字加上之玄石以為威化
回軍假借大義以洵化家為國非出於尊周云云是年上
太祖徽号正義光德四字○十二月明聖王后昇遐即赴
笑製進大行大妃誌文仍故萬義

甲子明倫辛酉擬書事始出尤庵年譜曰極名位日盛徒黨
日众將以壓勝先生對先生外孫權以鉅以為吾輩露函丈
心術則當墮萬仞坑塹以鉅告於先生、心竊疑訝以為
渠若如此則日前得其書辭無異平昔少無棄絕之意矣無
何極貽書朴和叔斥先生本源言行以義利瘦行王霸并用
又引同春及李惟泰之嘗訖先生有都是機閑專用權數之
語以宗其語先生門人直長崔慎疏斥極誣并及宣叔又以
和叔與極陰相譏訖先生、聞之貽書責慎又因答極書
遂和極抵和叔書語言其當引義告絕不宜羈縻極始連紙
累牘恣意詬辱曰到今妄見未免致疑於本源之地不惟氣

質之病不能矯革反有以長之此所以僭有妄論者也又以
其抵和叔書本源言之語謂出於愛惜先生之意云云先
生不欲與較只答以數語曰以俟百世之公評時云右疏作
崔慎有曰蓋極欲作長書效平日為師之意臣恐其觸激時
訖致傷師生之体相見止之不啻再三及聞因人先致意於
宋時烈又惜其輕率以書相問且令為之傾謝則極於答臣
書及復曉喻臣細視其書所謂先致者不無差謬臣姑藏其
書以待面論慎粹見謄本若得奇宝汲汲為攻斥訃并及宣
稱而侵侮之臣必欲保合師生之間輒止其長書不料轉
訛謬也云云於是少革尊主者皆右尼排左閔昂重白上

曰慎䟽遣辭妄誤謂之侵侮則非其情也。拯曰私憾詆毀其師是大段不是者。相家不當復以儒賢待之。頌相金壽暄曰尹拯事初出於私書而崔慎朴世來相袖上䟽上徹則不可以私書而置之慎䟽為師卞誣朴世來䟽中如得竒宝者未知恰當也。上曰此事寔是世變朴世來竒宝之言未穩當矣。近來世道大乖日浚如有為拯伸救者則又生一鬧殊可念也。既而館儒趙正萬䟽論明俞獻納金斗明䟽伸義村而斥慎又有許煊者䟽以為尹宣氣不死江都遲絕尹鑄事見短於大老有所云、尹拯者何可不卞然則尹拯非背師也出於事勢不得已也。○黃江問荅曰尼尹書中同春所謂都

是機閑云者有苗脉乎曰己酉同春孫老峯子同年司馬老
峯開宴時尤庵欲還山而預定行期則自 上必挽留故不
欲預定談間促駕為詐同春知其機乃於宴酣戲謂云云尤
庵曰吾豈有促駕事同春曰都是機閑尤庵亦笑此蓋宴席
好戲拙乃引為毀尤庵之嗃夫○明裔辛酉擬書有曰前後
下教每以世道為憂要其敢趨則未嘗不敢於言論抑揚與
奪之間釋之於心不能無疑也世道之任安可易言只欲為
彌縫掩覆於外面之計其所以任世道者適足為世道之害
耳拙忝在門下之故得以竊矚於所存所養似或未免於未
夫子所戒義利彊行王霸并用之說竊矚門下主張世道故

已不能虚心駕受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說發難於是尚同
 者見親而替否者破疎直拂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灾此所謂
 大名壓世而宗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已行者也其於躬行宗
 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
 肆筆痛切深刻攻人害人之語不絕乎話頭平生情義棄之
 如遺則又類申韓之少息此則發於言語者也遊於門下者
 莫不以承望附會為尊賢傾訐陰薄為嫉惡在朝則以同異
 為親疎以好惡為彼此新旧相傾到處區分在野則相歆動以
 勢相怵迫以威緝言納媚毀人發跡而鄉黨風俗之壞有同
 穎川之鉤鉅矣至於州縣之饋問過禮士林之承奉過情人

畏其威不悵其德宛然成一富貴門庭而無復儒者氣像矣
卒之平生親旧無一人全其終始使六七年墳麓麗澤之
地一朝變為蚌鷁壘觸之場將未免貽笑於後世此則發於
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然夷考其案則
或只得其名目而其意則未必相似者或先立己見而引晦
翁為重者有之其甚者步於挾天子令諸侯者有之其發於
文章者如此平生樹立案在倡明大義而修攘復雪之屬者
了無卓然可見之案事有所可見者只是權位之隆重声名
之洋溢而已其發於事功者如此大抵義者天理也利者人
慾也純乎天理者王道也雜乎人慾者霸術也所存所發如

右所陳安得不謂之双行而并用也誠能一朝奮發洗滌辛
辛葷剝除鱗甲一誠所立百志俱貞以酬初志之所自期者
真如戶樞之轉耳未知名下以為如何○明倚蒼玄石書來
教所謂作書推謝之云鄙見不能開惑函丈之於先人自墓
碣以來竊非一事而已至於木川事而極矣有以美村建院
菽通到木川則有書以江都俘奴豈合享祀者此是龙门之
所書於通文又曰先人下世後草庐與尤會尤曰美村江都
事何以死之草曰少時答問前事今何疑耶云云去夏訪羅
顯道則曰李喜朝傳尤言曰美村之不死草庐疑之尤云設
令未盡於義乃少時答問前事非所可論云云極歷問草庐

則草愕然曰九公之言每如此不可說也云々又曰先人之
孝內也宗也尤翁之孝外也名也

乙丑明裔抵史局書曰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城陷之日先
妣昂自決而先人微服從孫原君奉使南漢之行以渡江槩
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亂固無不可其時權金
二公隸在南門故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矣况
先人之只欲故見老親同死於南漢者乎其終不死則天也
雖律以十分道理少無可疑而只為先人自道之詳故自以
為痛自刻責者也且為孝宗大王之故亦效古人毋忘在
莒之意也若其終身不出則宗守量而後入之義亦非必以

江都一款為主意所謂量者量時量已量人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生未嘗以微意示人故无知之者雖以同春松谷之所相知其先人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非他只以違命為大罪也丁酉戊戌兩䟽盡矣今或有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其何異於指粟谷妄塞慈悲之䟽而謂之自道盡者耶粟谷雖不免入山之失先人之不死則初無可死之義孝宗大王批荅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言真百世不惑矣云々西河李刊書為宗錄堂上畏俞李相為搃裁官矣○學儒金盛大等以為尹拯欲伸其父妄引先正遂發文声罪沃川儒李景華亦發通斥拯

史官金弘福等謂盛大陽附尊賢欲售陷人藪簡停其泮任
宋徵殷等通文罰盛大報息儒李震顏疏斥尹拯之誣辱先
賢史官泮任之營救邪說 上命停其領相金壽恒陳達還
收停其之命○尤庵疏斥粟谷被誣 批曰邪妄之徒為拯
左袒誣辱先賢規仰伸下足以打破奸胆豈不快哉時掌令
洪受疇疏救拯乃斥粟谷為變形誣引沙溪證之尤庵以為
事關斯文上此疏痛下之洪受疇授畀○沃川儒李景華等
疏尹拯之於宋時烈數十年師事之人難於一朝倍之矣一
自趙持謙尹趾完等扶護遂始壽之後如吳道一朴泰維俞
得一李東郁等合為一黨然後拯也乃以義理進行王霸并

用機閑權數等語作為長書構誣時烈固有紀極云云
丁卯尤庵疏畧曰 孝廟臨諭之初首延文正公尊禮之又
答相臣李敬輿疏曰至痛在心日暮途遠天假 聖壽雖未
能掃清中原閑閑絕約則優為之矣至我 先大王褒錄李
士堯之子贖良姜孝元之子孫現之 聖志亦可見矣伏願
徯述我 聖祖之志事焉又歷陳平生攻斥尹宣弒黨云背
正之罪以致其子之怨毒 上優批義村門人羅良佐成至
善趙得重等疏畧曰宣弒亦嘗絕鑄曾無黨助事宋時烈嘗
推轂於鑄而宗無斥以亂賊之事禮訟之後始惡而絕之今
激於尹拯徃復之言詆醜及於父母又以木川人醜辱吉甫

之言出於宋時烈門徒而木川為假托又論吉甫江都事固
無必死之義引孟子傷勇之言宣氣之不死亦出於此擬之
於孔子微服過宋而所以持宋時烈不有餘力 上教曰一
自尹拯得罪見出之後朝著潰裂假托伸卞拮據大老遣拜
無倫世道之大變也疏頭羅良佐遠竄叅疏入成至善趙河
重削去仕版承旨吳道一請還收良佐等罪罰 命罷道一
職司諫李整副李崔錫昂救良佐 命罷職儒臣洪受濼宋
相琦持平李益壽俞集一等請還收良佐道一等謹罰 命
補洪宋削俞李左門前府尹韓聖輔等疏曰今擬宣氣年譜
則癸巳宋時烈與宣氣會于黃山極言鑄之為異端與宣氣

爭論此在礼訟七年之前良佐以時烈之亦鑄以助黨責宣
和之事在礼訟之後云者非誣則妄也良佐又以用鑄之罪
故之於宋時烈以察其不絕鑄於礼訟之前者然宣和累貽
書於時烈之擬鑄於進善者正以見迫於宣和而黽勉
不得已也又曰已酉宣和擬書果出於朋友規戒之心則某
雖還鄉何妨仍示而極之持此示某乃在於父沒五年世道
將傾之會乎又曰極既於宣和年譜錄其贊揚鑄之言錄其
為鑄分疏非異端之說錄其為鑄薦引於宋某之語錄其為
鑄發明心迹有若以此為宣和之大事業者以此魂之宣和
之絕鑄果安在哉又曰江都亂後宣和已有逼殺其妻之謗

蓋江都死節婦女皆昂旌門旆宣氣妻未蒙褒典四十五年
之後始因廷臣陳達旌門當初宣氣非不言其妻自辦死節
而世訖不之信及宣氣三十餘年終身不出而後世訖始以
其言為信有此追典然則宣氣被謗如此所以慚憤自廢而
今之言者至以宣氣為狎佞幽貞亦可哂也云々○右尹李
秀彥館儒鄭津等湖儒卞東尚等并疏卞 上皆優批崔奎
瑞疏伸尹卞宋○左庵嘗曰吾於吉甫事最怨者以其疏卞
虜使而虜使遁去使我朝有辭於天下後世也江都之後渠
以著惡之心每稱死罪人又從慎翁先生李慶科不仕此為
可取故慎翁之門下諸人亦皆為友矣及其身後其子弟門

生揮發案狀則大與吾侑所取者相戾其以江都失節為不
道又斥當時死義之人為不必死而死又嘗貶訛 聖
朝志事而謂之盤樂怠傲又每張皇虜勢以為不可圖或誦
朱子視吾力之強弱視彼鮮之淺深徐起而高之之說則曰
向踐詐矣或誦朱子不幸蹶跌死生以之之說則曰延庠狂
矣一似李鄴之誑嚇宋人之為此其大槩出於其子之所記
也至其為俘之時改名為宣卜者畏虜或記上疏時姓名而
執之也此事出於公家文書極令人醜莫甚焉惟斥死義之
士而又訛 聖祖則是中國而甘為夷狄也其禍卒至於指
斥 孝廟世室重訛當初建請者之罪天叙豈容如是朱子

生於高宗四年而請以高宗為世室賤臣之請以孝宗為
世室者正如朱子說也此軍宗以孝廟不足為世室而托
於顛之一字以為請世室之罪也吉甫貶說孝廟如此論
其首事之罪則吉甫當之矣○黃江問答曰玄石立異徽号
之後殊不自安及沈儒疏曰朴世采以本朝臣子何敢立異
於徽号云云或言於玄石曰彼疏乃宋疇錫族辱令公矣玄
石大驚疑書於在庵曰或說如此信否在庵大駭叙九曰此
必中間之說何以則解玄石疑乎余曰昔松江疑栗谷乃曰
吾軍盡死於叔猷之手粟曰然則君不過被士禍吾為禍士
林之小人以此答之似好在庵如其言答之又書責崔慎之

排玄石。大喜其子孫皆曰允丈本意如此前日之妄加
訛斥吾等罪也自後玄石家與允庵家如前矣蓋玄石雖滿
拯所惑而宋惡老軍之附戚臣而不欲與之合及甲子以後
附己之少年輩漸與希載相連大悟曰吾與允庵不相得本
為予仁所誤也且見拯為南徒所戴而斥允庵如此遂以拯
為無狀底人允庵嘗曰和叔終非捉我人只是所見或有異
耳可畏者拯也及丁卯羅良佐韓聖輔對下即所謂依尼終
条也允庵痛門牆之變達夜不成寐李判書秀彥曰尹拯絕
先生。何為過慮允庵曰拯之絕我雖小事而將未免流
血千里吾雖不及見台其茅覩之○允譔曰先生嘗於丙寅

春間時革附摠論排斥石潭至其院宇無人守盡傷賦詩有
歎息哀公十四年之句摠黨見而藏之至戊辰始出以為今
年是當于十四年而先生以哀公比主上謀起大獄適有
人證其年記者其謀不售又誣睡翁名在廢毋疏蓋睡翁既
拜西宮而凶徒為污讎誅竄名於疏中後孝廟伸雪褒贈
尹八松作為哀辭褒揚今不顧孝廟之德音其祖之輓詩
所謂蔽於近而昧於遠也

戊辰慈懿殿昇遐尤庵赴臨望笑廡衛上疏南畝年譜
曰時摠黨合謀湖人白光瑚等上疏斥先生嶺南羣不逞以
先生嘗勘訂心經釋疑輕侮退溪而移文攻斥先生不敢冒

進自陵下退啟時國家新有王子之慶先生以為主
上誕降時亦有情迹之不安不申賀嘗為羣憾所持今日情
迹甚於前日乃為前所不為尤有苟且詐較之嫌終不入來
又不言於疏中

己巳正月 上命定元子位弼尤庵疏言宋哲宗事

詳見肅
宗朝

大忤 上旨嚴教曰向者朝议三分五裂盖尹拯私書出於
宗錄厅故也為時烈言者皆苟且不若尹拯革所言白直也
李去紀南致薰等曰尹拯事我世称寃矣司諫李沆正言睦
林一茅以為國有大慶名位已定時烈投疏惑乱人心請極
過圍籬安置涪州荐棘○尤庵年譜曰前冬先生啟自陵

下有一名門子弟未言極與羣云將起大禍又有人至厄則
極黨揚言時事將變宋某家先受禍其一隊人次第不免至
是果驗極擢憲長又引極父子以伸鑄寃○尤庵年譜又曰
己巳禍作玄石貽書極曰今日尤丈復作罪首時訊想必求
其異趨者人多以為高明慮又曰伸駟寃時又必引兄家為
明證及云黨之伸鑄果以極為證矣極欲掩迹上疏以為其
父自札訟之約戒鑄終至相絕鑄子夏淪乃疏陳札論後宣
宗與鑄符合之狀鑄祭宣宗後與極唱和之說以明極父子
無絕鑄之事○尤庵謫路使門人採文告沙溪墓○修撰金
邦杰等疏論尤庵罪庚子訊札事及庚申劄貫高事與請建

孝廟世室 太祖徽紳癸丑與金相壽與書丙寅春哀公詩
為極罪請置大辟尤庵被拿為告考妣為文使疇錫啟告墓
其文畧曰 孝宗臨御之初猥蒙收召未幾讒入虜中遂返
初朕既而 孝宗奮發大志密諭 聖意契遇超越遂許以
死生以之才及半載弓劍遽遺其後一隨溫 駕更入脩門
蓋為 貞陵之痛也此則府君所嘗和其端而亦我復清府
君之所以自靖也事祀如初粗酬先志不幸尹鑄者誣毀朱
子尹宣私助其說不肯苦死排抑以致仇怨溢世乃於甲乙
荐棘海上六年蒙 恩其後一出專為尊周大義 孝廟世
室以明大義鑄之餘孽復成今日之禍北望 寧陵東眺松

楸從此永訣又曰昔羣小毀易季宮聖賢塑像腰膂斷絕又
攻程子而請斬之辱及於朱子今日賊鑄曾謂孔子不足諱
又以奴服擬之於孔子過宋之眼至以譏謗孔子之語試士
於大成殿下則其驚恟何異於塑像之腰膂斷絕乎云云又
以書告訣于玄石又草遺疏是年六月間有後命又草一疏
并前疏及聖祖聖母手札授疇錫俾待可進之日進之○
黃江問答曰宋彞錫甥侄厄時松諸宗會飲極曰金益勲
之命止於斯矣宋某亦安得免一尹微語座有生容極回顧
旋曰南徒太盛尤文似不免士禍云云蓋戊辰年也已巳季
元禎子聃命以大諫言於渠軍曰金壽恒吾軍誓人不可不

殺宋則錫胄起庚申禍時在巨海安得與壽恒通謀乎且西
華以為領袖若加律則必謂士禍不如置其處而已一南曰
安知不與通謀使權懣問於尹拯曰不能詳知但其時與
錫胄二度書南徒遂以其二書必是其謀乃作已巳禍所謂
二度書尤庵有瓜病清城送藥尤庵書謝之又送熸又答之
此二書也大抵以其父已面擬書獻尤庵事則儘昏暗入其
後似此事真小人情狀矣尤庵受後命拯為憲長一生一死
榮辱絕矣○黃江問答曰尤庵沒後云石為之服拯大怒書
責去石曰既非師又非友何為服之答曰粟谷於進溪服三
月吾倣此為之拯又書曰兄非粟谷宋非進溪何為必服不

恍且聞其時諸南欲竄玄石使鄭雅岳問可否於極云答曰
朝廷事吾豈論乎玄石開之大怒此玄石與極故也

甲戌壺宮復位黜希載等伏誅命復充詹官爵遣承旨

致祭元為宋訟免被罪者悉宥之基泰上疏并遺疏上之

批曰所進四幅御札擎讀涕泗先師宗不負予之師負先

師悠々九地孰知我悲

戊寅司諫鄭澔疏師生之義與君父無間尹拯受劾於宋時

烈四十年一朝誣誣此誠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恒曰鼎重以不

可復以儒臣待之之意陳達蒙允其後拯為己巳權奸所

推復通顯路至今日殿下待之勤摯馴致國是顛倒云々

上批曰昔年祭酒所遭既非公家文字其時大臣上之朝廷
大是失着予率爾允可至今悔恨應教金鎮玉正言權尚游
亦疏言 上皆不納執義李廷謙斥鄭澔 上批曰宣其則
祭酒父也籍令真有所失為子者嘿々無不可乎師生父子
孰輕孰重祭酒養德山林為世矜式決非一鄭澔之所敢撓
撼者持平李彥經請罷澔 允之鄉儒李鳳瑞等襲羅良佐
之言并斥金權正言朴泰昌疏以某等欲以事師之道擬之
事君之義不復裁量云々自是凡為宋之疏則雖不嚴斥而
不為開納右尹之疏皆獎許非尹者輒罪之
己丑以左贊成尹拯為右相儒生郭景斗等疏斥 批曰予

決不墮爾術中也

庚寅時崔錫昂撰禮記類編與明倫講確叅證儒生洪胄亨
等疏斥其背貳於朱子 上命竄胄亨都憲鄭誥疏救胄亨
命竄誥拯過又竄前後斥尹之疏儒李喬岳洪禹瑞等以救
疏儒亦被謫

甲午右相尹拯卒年八十六

乙未儒生柳奎等疏斥權遂廢仍請去家礼源流序文蓋家
礼源流乃俞市南榮謫居林川時所編輯也其後市南在錦
山時與美村所居不遠故與之叅證以成市南臨歿時託尼
使之修潤癸巳相臣李頤命 慈白令道臣刊行明倫乃不

出修潤之本曰是書乃吾父之所共編也不當專作市南之
書明俞子行教則曰此乃吾祖子自編摩也市南之孫相基
屢書爭之終至於相絕乃以市南家藏刊行權遂菴作序後
文曰礼者正人心而今於父事之地用此蘓張手段將焉用
彼礼哉又以為邢七之狼貝是本末伎倆鄭文岩作跋文曰
付託非其人乃反証人聽聞自謂吾書而專諱宗狀云云至
是柳奎等証斥遂菴仍請去其序文又以遂菴所撰宋墓文
中門人尹極以其父嘗有惑志於鑄見斥於先生蓄憾有素
肆意修卻卒至鑄黨復起駭機交煽遂致己巳之禍等語啟
之於搆証上批以序後文不作可也又以鄭濬所作跋文

中有作尹言特命譴罷仍命拔其序文李願命劄曰始臣陳
達請刊俞相墓南畝時臣言之曰西峯本必完備君歷請其
本合刻尤好相墓果歷見尹拯傳臣語拯即出其增修之本
以與之尹行教以為 廷奏不及吾家共編之事祖父身後
誅狀皆及此書故世傳為吾家書今以一書屬於兩家人必
為疑乃追還其所與之本相墓之疑怒由於此乃與拯父子
徃復爭辨以為尹宣於此書但叅涉而無共編之案夫尹
俞兩臣姓不同兄弟也兩筆互書手跡猶存到今兩家子孫
忽生疑貳相墓之謂但叅涉不謂之共編行教之謂世傳吾
家書生疑於合刻恐非兩祖當日之心至於序跋之出爭端

之起非臣逆料早知如此何敢以刊行為請又何効之以命
刻也修撰魚有龜正言金在魯八路儒生朴先世等館李尹
志述等上疏辨斥奎等之欺誣并不察納遂菴又上疏自列
批以御疏有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以先正道德寧有是哉
正言趙尚健疏斥尹 上斥以醜正持遠之承旨李穰李喬
岳等請還收 上命削去尚健罷李之兩丞宣大司成閔鎮
遠疏辨又言泮儒尹鳳五狎持正論書進所依特命違差左
相金昌集劄辨答曰今卿右醜悖之論左相出城掌令黃尔
章猷衲朴熙晉啓請遠竄鄭浩趙尚健削去閔鎮遠應教鄭
棡與柳鳳輝劄請質善權尚夏罷職 上皆從之校理洪裕

迪疏辨正言宋真明請罷啓迪 允之厄門人崔錫文等上
疏以辛酉擬書為大義理又悉陳尹與玄石疵訖宋之言
上獎之列府事李奮劄論錫文 上不納遂出城大諫李世
寂司諫李廷洵正言金始映持平洪禹行請罷金李兩相
上允之館儒李蕃定等疏斥尹 上嚴批蕃定等辭 聖廟
書呈所懷而退正字金弘錫將盡罰右宋疏儒發簡通告姜
樸等又以悖說插入罰目中辱宋正言宋真明請摘出荅通
首發者 上曰遠配可也洪錫始呈狀以為樸等醜言狼籍
簡中不可與此輩同院姜綸姜必慶李光溥成世頊等呈狀
以為弘錫今忽背馳同故於蕃定之論不覺為回戈自攻之

嫌正言金啓燮請罷綸等掌令權世恒疏言權之所攻即擬
書之所攻彼祖述擬書者及罪姜樸向背倏忽是非倒置云
上以護黨斥之
丙申教曰尹拯辛酉擬書宋時烈所撰尹宣弒墓文并書入
之書入後教曰今茲擬書詳加披覽辭意果多蹂切李判
府事劉論是矣無恠乎多士之伸辨也又曰墓文中元無醜
辱尹宣弒之事一種云々之說自啟爽宗矣又教曰向未
為先正宋時烈伸卞儒生停弒并即解之仍命悉宥諸臣之
斥尹被譴者遣史官傳諭慙悔之意於大臣金昌集儒臣權
尚夏而從召之命還存源流序跋于札召還判府事李奮用

司諫李箕翊脩模金在魯荅言改下前後批旨之過當竄鳳
輝拭等用正言朴聖輅掌令安重龜等言盡罪前日辱宋者
泮儒吳侖尹䟽伸尹 上教曰前日下教是擬書墓文未見
之前今日處分在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可以有辭
於百世也命尹定配左相金昌集劄命尹䟽柔臣父甲子筮
奏大加侵詆臣竊痛心蓋極之受墓文在於癸丑擬書在於
辛酉所註以為先正捏造之忍人俘虜等語出於辛酉之後
果令其師病敗滋多瘡痍百出則何狎未覓於癸丑以前至
托以其父不朽之藹而乃能覓之於癸丑以後至不欲苟存
師生之名也擬書真是事師無犯之義則何狎不作於受墓

文之前乃作於既受墓文請改未得之後也夫墓文之無辱
說 聖明下教則今乃曰墓文初不干於相絕之際欲專以
他人所傳忍人等說為相絕之端臣未知擬書時猶有未絕
之義必待甲子然後始絕耶其師之罪過既已深知若為擬
書矣然極甲子未絕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幽明受賜疑結
俱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既如彼無狀則其一言
之許改安得為幽明之受賜也其所擬結皆在本源心術上
則又安得遽解於文字筆削間耶其師之賢否何闕於其父
之墓文而墓文不善則有許多罪過不可以存師生之名而
忍人俘虜亦為可絕之端墓文若改則其師將復為粹然無

過之君子而所謂辱親之說亦將不復芥滯於其心此果何
如也○尤庵年譜曰先是極刊出其父文集旋即秘藏至是
行於世其中以其不死江都乃敢擬於孝廟而藉重鑄言
云尹希仲答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宰在軍前云以余之江都
嫌似當有所諱也余宗隔賊人也以他人言之則不可當
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又云朴躍起問余辭疏之意以不
死江都為言云信否答曰然與士友約死而狎生可愧也前
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以為必不可言希
仲曰今日則有所忌諱不可言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
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其與權思誠書云 聖上若察愚衷

俾任今日之杜舉未必無補於世教云云○拆儒申球與湖
儒疏宣其文集中以其不死江都比擬孝宗籍重鑄書曰
北師渡江康王宗在軍前其與權認書曰聖上若察愚衷
俾作杜和云云隱然以孝庙比諸宋高又敢謂孝庙與
渠同患難以孝庙江都所處比同於渠之偷生又敢謂
孝庙有過可以受罰於渠而與鑄革陰相酬酢著書立說籍
制人口云云批曰予嘗入覽文集而處分吳命峻嚴慶遂
疏伸尹宣和斥申球儒生李弘洵林象極疏斥球比於章惇
左相金昌彝劄鑄包藏逆心指摘大聖人處義之地極其
云悖宣和每以江都事自歎故喜聞其言不惟不斥駁然

入其說猥援 聖祖擬於其身雖其本心非出於誣毀其僭
妄之罪烏得免乎然此係私刊文字而宣其沒已久矣何足
為 朝家之所追論而如球怪鬼之軍登聞於朝宜乎其言
之不概於 聖心也吳命峻對球之疏反以宣其故於粹然
無過之地至於嚴慶遂又引柳子光事有若士林之禍將發
恐動 天聽李弘濟等疏與命峻一串貫未撓其先正宋時
烈恣意詆辱如金演之越職言事有若立節者然諸臣之疏
輒以不罪申球為 聖明之失名曰為 聖祖辨証者其敢
罪之臣竊慨然宣其既骨之人今不可輕論誠如 聖教茅
其謬妄之文字豈容因置毀去其板有不可已也 荅曰所

論明白李弘濟定配嚴度遂罷職不叙仍命毀其板林象極
等又疏云臣昌集構戍士禍云、左相又劄夫杜朶之說欲
借喻曲解其如事案之不倫何哉颯風寒泉之譬尤極可笑
今渠輩亦能以颯風引與於思其母能以寒泉取義於名裔
而無所忌嫌乎何狎以杜朶謂不妨於引用乎康王之云雖
諉之賊鑄而先正宋時烈嘗斥其不絕鑄則其子極分疏自
明其絕鑄矣以今見之非但不絕反欲借重其言以護己短
者可知云、上命竄象極又司直李善溥左尹李光佐刑
判趙泰者工叅李台佐兵叅李正言等繼疏斥左相伸尹宣
柔事鄉儒朴泰文等又疏下尹而斥左相為權相云、命

去宣私先正之稱因館儒金致堯等疏命去極先正之稱還
收贈謚建院之命又手書華陽院額并備忘入梓懸揭遺承
旨俞崇致祭承旨金普澤疏言宣私之誣 聖祖極之背師
俱不可仍存官爵并命廷奪又命撤宣私院額凡赦尹父子
者皆嚴斥丁酉 荅世子代理辭疏曰近日處分是非明白
事關斯文須遵此意堅持勿撓○判府事徐宗泰趙相愚劄
卞尹宣私事 上不聽 世子代理時李世德擊鼓訟其師
寃左相金昌集劄囚人李世德供辭以極甲子書謂非請改
墓文案出木川事云蓋木川通文中詆宣私之言本出於極
同門生許璜先正指其言根則是宜責問於其人而極一向

更脅先正必欲改之於自做以至今生存之許瑛京鄉所無
之人其心所在人孰不知 今曰 聖上處分皎如日星世
德絕島定配

○景宗辛丑承旨金始煖請解林象極等儒罰大成金雲澤
防啓始煖疏臣以丙申疏儒解罰之意陳達蒙 允矣得見
金雲澤疏則侵斥臣身夫丙申疏儒之所坐何事耶百代山
仰之儒宗橫被千古所無之惡名始則奸基作俑終則賊球
閻發末又相臣祖述之祿為 聖祖下誣抉摘文字羅織罪
案此與柳子光同一手段也作此士禍之後士氣索然而吳
命尹林象極奮不顧身排雲叫閭可獎而不可罪也領相金

昌集劄始煨之疏无增陰狡此宗有閑於國家斯文臣安得
嘿然而已尹宣亦嫌人訖已欲掩其累敢引 孝庙比况其
身陰與賊鑄唱和宣亦知逼尊之為罪故特為謎隱之言
未易領會 先王驟者未即覓祭既覩破情狀之後則明正
處分始煨乃欲籍 先王最初之 教以為左資謂可以矯
誣掃不畏上天之赫臨乎 荅曰金始煨事予亦非之始煨
又疏相臣又襲前日誣陷儒賢之手段不料 聖明之世有
此凶猾巨慝也權移主上罪闕宗社尚今偃息於筆下可謂
王法大寬其何能為諸人類與訖於士論之是非哉臣雖疲
劣不欲與悖倫滅義之一相臣歟也 正言李聖奄啓

金始煨始請解罰審試 聖意終及本事英惑 天聽搆誣
大臣固有紀極荅金始煨罷或修撰洪鉉輔執義宋必恒啓畧同
金始煨遠竄事捐前 下教承旨李世璵疏救始煨疏決時
判禁崔錫恒請放始煨 上無蒞落掌令宋道涵啓得罪公
訖輿情共憤曾未幾何崔錫恒游辭救解殊極駸然請重推
荅依啓 ○ 壬寅六月忠清全羅兩道儒金壽菟等疏兩儒臣
被誣專由於賊臣昌集扶摘文字茲看賊集伏法則儒臣被
誣固將自雪蓋宣氣私錄中有同患難語勒指為自況於
聖祖自古君臣與同險難自道其事此可目之以自況昨杜
采為名識其不忘也蓋曰因吾言而不忘江都事云備執此

以為謂 聖祖有可罰之過者是豈敢出口者耶至於踐
延房之說其意正欲 聖上法文王之仁講春秋之義其所
謂盡樂怠傲亦出警戒之意時烈以為非笑 聖祖云徒傳
襲一如其詐噫抑所以絕時烈者只在於辱及父母而已都
不係於墓文擬書今彼輩輒以墓文無辱為說至其僭辱兩
親如水濱忍人云悖之言則一切掩諱故 先大王乃以墓
文無辱為教臣等所以切痛歎殺之術也伏願特復兩臣爵
謚 ○ 館李儒黃昱等疏曰襲時烈之攻宣和者輒曰江都事
也鑄事也誣 聖祖事也時烈祭宣和之文亦嘗曰众流奔
趨砥柱不傾兩儀昏蒙一星孤明由此現之情義未嘗極力

褒賞恚怒既深忽地斥毀癸巳時烈與宣采會于黃山始斥
鑄為異端蓋鑄改中庸註故也其後丙申鑄為咨議時烈曰
今之伯夷也戊戌鑄為進善時烈曰此人當以格外用之以
此規之雖以異端責鑄而情好自如也及庚子服制設出而
時烈始與鑄為答鑄甲寅後自抵於王法宣采之沒在於己
酉此何累耶其曰誣 聖祖者尤不成倫理杜采云者無廢
吾言之謂也同患難云者即管中戎齊桓馮異勉光武也康
王在軍之語即鑄之言也鑄之所問即未可戚王之意宣采
之所答即同患難人言之無害之意也隨問隨答何足為宣
采罪也時烈抵金壽與書 山陵事廷提溫幸之說而曰廢

閻 展陵溫幸則逐年行幸且時訖以改卜弘濟洞為太遠
則其書又曰雖如 寧陵之近不能展省則與 英陵何異
我譏訕 顯廟殆無餘地而未稍人言將置死地 先王不
允庚申後蒙甄復 先王之不以文字罪人之意可見矣今
之斥宣和者乃曰語逼 聖祖苟如是則時烈之於 顯宗
其言如此曾不一言卜之禘於宣和稱加謬辱耶又曰蓋時
烈怒於宣和已而擬書深觸其病做出誣 先王之言潛記
暗錄而其徒傳法也所謂擬書蓋時烈已酉大拜赴召也宣
和書有云欲吾君之無私意則當先祛吾之私意欲吾君之
開言路則當先開吾之言路云云 作書欲貶之聞已去國不

果送時烈乃以極之請墓文時以此書之并傳顯加愠怒生
出無限風浪且作為瑣說私相傳授以擬書中白踐延庚之
說丁酉書中盤樂等語極意摺據以為罪通于天蓋丁酉即
即宣和未沒前十三年也若時烈早知宣和自有通天之罪則
何不上達而強自唯諾於生前而徃復之札暗為存錄於身
後甘任凶球軍之噓嗚乎所謂墓文質其行誼則只曰門高
族大論其孝術則只曰公止於斯夫閱其年取其交誼則曰
黃鵠壤岳莫窺圃奧其摠論則曰狀德之文茫然不知措辭
唯朴君和叔之狀擬而為說云々其後丙辰極徃見時烈長
髻謫兩時烈自許改至戊午只点化字句曰依來教臯迄至

以弱不可敵強等語又從以為辭其前汝辭意非常情所及也所謂辛酉擬書乃是論李猷替之書也其書大旨蓋演己酉擬書之遺意極於書成後以朴世采慨惜時烈者與己畧同故約會山寺論確極有比干一言死之言世采慮觸忌諱初以王蠋退耕事極寢其書不傳極之妻侄權以鋌即時烈外孫也極遂言有書不敢送之意王伯之說因此而始入時烈之耳其書遂為時烈孫為世采婚者所竊去時烈之怒轉加一層憤之疏出而金壽恒閱昂重之送奏發矣若以此擬書專出於墓文則非極本意也又有過子諫之君有過臣諫之至於師生之義見其非而諫爭案引師當道也又曰所謂

辱及極父者俘奴忍人問諸水濱至於先鑄伏法之說而極
矣夫忍人俘奴等辱在極豈不痛歟彼諉之於他人之說固
不至於告絕及其問諸水濱之說出則自此以後極於時烈
無事於絕而自絕矣惟彼尚夏喜胡球濬昌集輩迭出文攻
只為時烈安排一圈字而已伏乞儒臣父子官爵一併追復
賜諡之典仍即彙行文集之已毀者即為改刊云云疏下林
錫憲李夏澤金始焯俞勉基健基朴弼載柳萬樞李廷師甲
思規宋翼輝金始煥金尚翼李致中金尚重李思規韓師得
李夏濟李思先趙泰萬李夏宗金相夔柳明垣等○領教魚
有龜疏先正臣宋時烈我先大王敬慕尊尚尹宣弼極誣

聖祖背師門之罪明加勘破 先朝處分請勿撓改承旨金
致堯李廷濟疏斥國舅伸兩尹○太孛生李徵復等疏請伸
兩尹又斥國舅生負安允中等疏 先大王作大公案付
殿下取在丙申處分惟彼失志者伺釁躑躅始之以世德壽
堯繼之以私濟昱等欲以 先王之所大定者撓奪覆手之
間醜辱先正不過羅良佐以後醜証之蕩說前後對下已盡
尤詳於丙申諸疏已經 先大王處分更無底蘊宣和豈免
証 聖祖之罪乎彼亦知掩護不得故乃生對氣互病之心
至和時烈與故相臣金壽與論 陵書以為譏訕 顯宗此
固時烈戊申疏中陳戎 顯宗之說其與壽與書又勉之以

延白有何一毫譏訕之意亦果近似於宣和之暗地誣謗者
乎至於先正臣朴世采初不無黽勉調劑之言及至己巳後
若拯書亦極背師頗極嚴截此乃世采晚年正論也今彼輩
乃捨世采之正論取當初調劑之言欲為引重之資伏願念
先王勿撓之教快正彼輩之罪仍以先王遺教頒示中外
云々疏下李命采尹滄洪銓輔洪昌漢李奎采金載大韓顯
謩吳瑗李毅中申埜尹得敬李思牧尹光柱金漢喆金時教
金顯行等○右相崔錫暉啓黃昱金壽龜等疏故儒臣尹宣
亂尹拯之寃請昭雪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先王末稍處
分非本意一依所請尹宣采尹拯并復官贈謚還宣院額許

刊集板允下○館儒金范甲等疏道峯書院即先正臣趙先
祖安吳之所而曾於丙子以宋時烈并享君子小人不可以
同室也時烈外假尊周內匡振身故先正臣尹宣叔書責曰
只作好言語以快一時規聽不於設施上着宗措畫况其撰
故相金瑬墓銘以至和一節許之為宗杜其假真信偽隨處
綻露尹宣叔即其畏友也自先正臣尹拯疑其奔源之後公
肆醜辱謂之俘虜謂之宣卜謂之忍人又謂之虜花赤所謂
虜花赤即野人別名宣叔以魯西為号故虜與魯音相似以
此辱之語之駭悖如此故相金壽恒即相好之間也或有違
拂則輒以醜辱相加謂其受制於婁羅氏而祿以羅相謂其

自号文谷而譏以腐魚其他繪相仇胄之斥卒多無倫至於
尹鑄固一奸臣斥之壬倭排之玉孽可也而時烈取其所居
洞名之為介谷謂鑄曰狗或曰犬鑄之妻曰雌狗鑄之子孫
曰狗喬鑄之客曰犬客鑄之門曰狗門似此醜詭雖使惡少
年為之亦知羞矣時烈以醜辱人為能事故相臣李景奭叱
之孫覲其槩賜几杖宴之序也揄揚祿道至擬周公挿入壽
而康三字以為日後詆辱之資何其叵測也伏乞俯矜時烈
心術之玄譎特念道峯事体之至重亟命撤去院享云々
疏下朴弼幹柳縉沈星鎮朴師建鄭夏彦趙台祥朴文秀李
夏集金磁等○承旨權以鎮以尤庵外孫上疏卞詎前承旨

李喬岳疏下註四道儒崔鋒等疏曰時烈雖非惡逆、之
出由於時烈、之梅棘長馨也有詩曰一千里外石虫玉四
五年來考太平歌管稠疊明月夜曰臣還誦永貞行喜賊乃
祖述為永貞篇此安得免為亂逆之嚆夫乎又論李喬岳不
有餘力并斥權以鎮仍請亟撤院享○幼季姜祖烈疏亟治
范甲等慢先王害先正之罪還收尹拯父子毀院滅板重
修之命○无庵換昇平碑曰君父之急曷顧其他達權圖存
先正稱之明村雜錄曰无相平生以大義自任今以下城為
是至於谿谷碑北碑亦不為非且目暹川為秦檜矣向日南
雲路李彛仲諸人為崔汝和書求便許之以宗社之計不為

非此丈大義將故虛套○進士郭鎮緯等疏金瑬碑則果是
先正所撰而所謂宗社詐乃瑬廷對語其非專主和事今
欲捏合翻為先正之言不幾於詩祀茂塚乎宣卜之稱乃渠
江都時自名渠亦初不自諱俘虜木川儒之言也花赤柳壽
芳之言也忍人之說已詳於金鎮瑬之說所謂羅相檜相腐
魚佐胄等說皆是羅良佐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者至於狗
犬之說鑄家在狗洞因其所居謂之狗尹不是異事彼范鋒
軍顧何挨逼有此分疏至若壽而康之說癸未疏卞自是已
了胡不取覩其時館李疏乎永貞詩即韓愈譏當時小人也
當甲乙鑄黨盤窟時先正之詠其詩宗傷時之意此筆摺據

類如此云云。疏下関宅誅韓翼墓洪昌漢徐命臣南河寬洪
允輔沈重周金魯尹洙敬沈廷儀金載大等。○安允中郭鎮
緯李喬岳因徐宗履啓并遠竄。○生負金堞等疏請與疏儒
同被罪且斥宗履。○礼判李肇右相崔錫恒啓士論既發院
享不可仍存依啓。○圻儒金弘錫等托以宋時烈譏貶牛溪
云云而卞其証請建奪宋官爵又謂金昌協附宋云云而請
建奪金戠名又以鄉儒金道基疏斥成文濬云云請道基授
畀仍請成滄浪文濬建享坡山院前府使魚有童等疏卞允
庵農岩斥弘錫。○五道儒尹倪等疏卞允庵斥弘錫。○海西
儒朴蕃湖南儒羅廷一等疏仲宗斥尹及成文濬仍請治弘

錫罪因持平柳時模啓蕃廷一并竄○海州儒崔浩等請正
覲等誣賢之罪還給○嶺南儒鄭萬源等疏與尹倪羅建一
疏同又請釋安允中等被謫人因獻納沈竣啓倪萬源竄○
甲辰李真儒李真洙撤宋時烈祠院置設者李先佐請只收
息額華陽書院外餘皆撤額○進士鄭鳳徵疏家祀源流尹
宣和俞榮講確用功彼此無間俞相基謂其祖狎編權尚夏
鄭澔之徒詆辱尹拯故之掠義故已并諸卷首先大王命
火其文不幸既火之書復藏祕府伏願取其序畀火又請尹
宣和尹文和俞榮尹拯四賢錦山祠賜額○幼季安鎮等疏
文敬公尹宣和祠在臣鄉乞以文成公尹拯并享○英宗甲

展京忠全三道儒生宋相光等疏論先正臣宋時烈權尚夏
道統嫡傳尹拯父子誣 聖背師事京忠兩道儒生朴趾赤
等疏曰昱范甲等羣起詘踈先佐率至以 聖考大処分謂
非 聖考之本意遽撤道峯之俎且先正權尚夏即宋時
烈之嫡傳也逆冕之孫致雲構誣逆奪云々至於宣和江都
亂時手縊其懷孕之妻狎自偷生改名宣卜為珍原君執鞭
奴而逃還乃與賊鎬潛通書尺譏誣 孝廟拯則以其父之
不死為十分道理末乃於父事之地反戈倒攻為程門邢恕
又曰抑人口氣之昱甲凶徒殘孽之致雲固不足責伏乞亟
正羣凶之罪亟私復享給牒之典又訟李義淵之忠論李光

佐趙秦億之罪傳曰朴趾恭極過定配○是年十二月生負
李德普進士申暘等疏先正臣宋時烈被誣於尹宣叔父子
厥有委折宣叔平生不過江都俘虜賊鑄血黨宋時烈之也
宣叔前後不同者宣叔外若悔過宋末悔言雖絕鑄宋末絕
始之掩護也信而處之終之籠露也疑而斥之此時烈也宣
叔之本末也此所以撰宣叔墓文不滿極意望許多節拍皆
源於此以至於道院之撤而極矣師友之間遍及收司之律
云々政院啓李德普等疏乃故相臣宋時烈道峯復享事及
權尚夏李喜朝復官之請也且頃者宋載遇鄭奎相同一旨
意渠等雖急於救黨安敢矯誣之說加之先大王若是無

嚴乎云々傳曰疏頭李德普限三年停系

乙巳承旨尹鳳朝請復亨道峯 允之吏判凶鎮遠及儒疏

請还揭諸院恩額 允之又盡宥壬寅為允庵被罪人竄豈

范甲鐸等

當于丁酉遣承旨金鍾秀致祭于華陽書院 御製祭文曰

宣極之醜餘孽猶熾邪正橫流黜昧大義咸正厥罪昭我義

理又曰嗚呼唯御今之朱子風塵暗傷江漢悠々何以疇之

有酌在舟俾官致祭匪秩常文追奪兩尹官爵尋又還復



